

媧



女媧石

閨秀救國小說

序

海天獨嘯子。以學期試驗之暇。謂余曰。我將作一小說。名之曰女媧石。君以爲何如。余曰。請道其故。海天獨嘯子曰。我國小說。汗牛充棟。而其尤者。莫如水滸傳紅樓夢二書。紅樓。善道兒女事。而婉轉悱惻。柔人肝腸。讀其書者。非入於厭世。即入於樂天。幾將曰。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矣。是書也。予不取之。水滸以武俠勝。於我國民氣。大有關係。今社會中。尚有餘賜焉。然於婦女界。尚有餘憾。我國山河秀麗。富於柔美之觀。人民思想。多以婦女爲中心。故社會改革。以男子難。而以婦女易。婦女一變。而全國皆變矣。雖然。欲求婦女之改革。則不得不輸其武俠之思想。增其最新之智識。此二者。皆小說操其能。事。而以戲曲歌本爲之後殿。庶幾其普及乎。今我之小說。對於我國之婦女者有二。對於世界者有二。

一我國婦女富於想像力。富於感化力。

一我國上等社會。女權最重。

是二者皆於國民有絕大之關係。今我國女學未興。家庭腐敗。凡百男子皆爲之鉗制。

爲之束縛。即其顯者言之。今之梗阻廢科舉。必欲復八股者。皆強半婦女之感念也。此等波及於政治界者。何可勝數。外則如改易服制。我國所萬不能。其不能之故。則又婦女握其權也。況乎家庭教育不興。未來之腐敗國民。又製造於婦女之手。此其間非澈掃而廓淸之。我國進化之前途。可想像乎。對於世界者何曰。

今世界之教育經濟。皆女子佔其優勢。各國婦女勢力。方膨脹於政治界。而我國之太太小姐。此時亦不可不出現於世。

各國革命變法。皆有婦女一席。我國今日亦不可不有陰性之干預。

是二者。則以世界之觀感。而密接於我國家。我國今日之國民。方爲幼穉時代。則我國今日之國女。亦不得不爲誕生時代。誕生之。阿保之。壯大而成立之。則又女教育家。小說家。操其能事也。余曰善。可謂先獲我心矣。願聞君想像中之小說指向之迹。海天獨嘯子曰。是亦難言。予將欲遍搜婦女之人材。如英俊者。武俊者。伶俐者。詼諧者。文學者。教育者。撮而成之。爲意泡中之一女子國。余曰善善。甫睽十日。遂手甲卷以示余。余閱之。撫掌大笑曰。我等鬚眉。爲之喪氣矣。乃稍一批評。並誌弁言於卷端。　臥虎浪士敘

凡例

一近來改革之初。我國志士。皆以小說爲社會之藥石。故近日所出小說頗多。皆傳以偉大國民之新思想。但其中稍有缺憾者。則其論議多而事實少也。是篇力反其弊。凡於議論。務求簡當。庶使閱者諸君。不致生厭。

一小說欲其普及。必不得不用官話演之。鄙人生長邊陲。半多方語。雖力加效顰。終有夾雜支離之處。幸閱者諒之。

一鄙人生性愚魯。不學無術。一切書籍。瞠目未覩。或其中所用理想。太屬荒唐。所演事實。強半謬戾。幸閱者諸君糾正之。

一我國古來小說。多有名家。但其經營之日必久。致志之力必專。鄙人以學期試驗之暇。勉加從事。其疵戾之多。自不言而喻。幸閱者原諒。

一此書題目太大。卷帙必多。今以甲卷先行出版。以後出書。陸續印刷。以供閱者。

女媧石甲卷目錄

女媧石甲卷目錄（畢）

女媧石（甲卷）

海天獨嘯子 著

臥虎浪士 批

第一回 感時事喚起女眞人 禱英雌祭隕天空石

話說中國有個女史。姓錢。名挹芳。年紀纔得二九。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生平愛讀些書史。講些政治學問。止見中國。腐敗危弱。好不擔憂。旁邊有些强國。今日唱着瓜分。明日唱着壓服。雖有一般愛國志士。卻毫沒點實力。日日講救國。時時倡革命。都是虛虛幌幌。造點風潮。這位女史。眞箇感慨迸作。悲憤交集。一日忽閱歐洲歷史。看到埃及女王苦署帕辣一段。不覺長嘆一聲道。唉、世界上的勢力。全歸女子。那有男子。能成事的麽。你看苦署帕辣。他的外交手段。戰事權謀。便是絕世英雄。也要遜他一着。咳、這樣看來。甚麽革命軍。自由血。除了女子。更有何人。況且今日時代。比十九世紀。更不相同。君主的手段。越辣。外面的風潮。越緊。斷非男子。那副粗腦。做得到的。從今

以後。但願。我。二。萬。萬。女。同。胞。將這。國。家。重。任。一肩。擔。起。不許。半。箇。男。子。前來。問。鼎。咳、我中。國。或。者。有。救。哩。說罷。順手取着一枝筆。便在書上。寫就一首弔埃及女王的詩道。

慘莫。慘。於。亡。國。恨。百刼。江。山。幾。爭。戰。數盡。人。材。到。巾。幗。長使。英。雄。淚。如。綫。英雄。氣。盡。鼓。聲。死。驕虜。縱。橫。鬢。髮。指。娘子。軍。前。氣。不。揚。將軍。麾。下。色。欲。沮。虞兮。虞。兮。奈。若。何。拚將。一。死。報。國。多。便敎。頭。顱。成。豎。子。是誰。肝。膽。繼。眉。蛾。我亦。遍。索。古。今。史。下至。武。后。上。諸。呂。雄王。雌。覇。民。運。微。翹首。中。原。事。如。此。吁嗟。安得。素。手。纖。纖。左金。戈。右桴。鼓。赤洗。我。國。民。之。恥。

到了次日。便做篇女子世界文。登在女學報上。第一項說道。女子。是。上。帝。的。驕。子。有一。種。天。賦。的。能。力。不容。他。英。雄。豪。傑。不入。我。的。轂。中。第二項說道。今日世界。教育。經。濟。以及。理。想。性。質。都是。女。子。强。過。男。子。第三項說道。男子。有。一。分。才。幹。止造。得。一。分。勢。力。女子。有。了。一。分。才。幹。更加。以。姿。色。柔。術。種種。輔。助。物。件。便可。得。十。分。勢。力。自從這話一出。把個老大帝國。大大震動。都說男子無用了。要想我國自尊獨立。除非是女眞人出世方可。內中有好些出洋女學生。設立幾個女子革命會。鼓吹革命風潮。眞個波濤掀舞。

風雲變色。也有意氣揚揚。把羅蘭約翰亞爾德自命的。也有燒香拜佛。禱求女英雄降世的。這時正當混沌二十九年。有個兩湖制軍。姓首名臣節。這人最喜殘殺志士。當日打聽這個消息。好生歡喜。即時奏聞當國的胡太后。請速降旨。着各省督撫。嚴加斬殺。

話說那位胡太后。這日正在宮內。與太監作耍。忽然接到這封奏章。拿在手中。舉眼望了一望。望見疏中有道。婦女以無才爲德。何敢妄與國政。不覺大怒。將奏摺扯爲粉碎。擲於地下道。這奴才說甚麼革命不革命。分明指斥咱們。咱們兩撫孤主。難道管不得國家的事情嗎。說未了。忽然旁面走出一個親王。上前跪奏道。老佛爺息怒。容奴才細稟。奴才接到各省督撫信息。都說有好些婦女。聚黨立會。聲言革命。今日若不嚴辦。將來我家飯碗。定當破在他手。老佛爺還要以祖宗產業爲重。胡太后嘎嘎大笑道。是咯。我說你們。到了這樣世界。定有甚麼國家大事。奏與咱們聽聽。原來爲的幾個女孩兒們。咱們也是婦女。你又怎樣。這句話。說得那個親王。汗流滿面。千頭萬頭的嗑。連稱奴才萬死。忽然一個宮女。上前跪奏道。啓奏老佛爺。這件事情。婢子也曾聽聞。前日大師兄。對婢子說。我國帝星明亮。將星光彩。金蓮聖母。合當降世。現今滿城內外。設立醮壇。

施放花燭。禱求女將臨凡。輔助老佛爺做個世界主母。說未了。喜得胡太后。手舞足蹈。哈哈大笑道。好好。咱們也想這樣。可傳咱們的諭旨。着工部建立醮壇。咱們也要禱求禱求。說罷。又指着親王罵道。你們這些奴才。白白做了男子。弄得國家這麽樣兒。從今以後。瞧瞧咱們婦女罷。駭得親王那裡還敢出聲。連忙唯唯謝罪。抱鼠頭而退。過了兩三日。果然文華門外。建立一座大大的醮壇。高有百來丈。寬有兩三里。四面懸掛旗幟。隨風飃繞。中間鋪置燈彩。光暉閃爍。上面寫着一塊扁額。端端的四字道。得雌而覇。眞個五色閃朝日。萬彩撐夕陽。好不豁氣。少時、太后駕到。前面許多侍臣。騎馬護衛。後面許多宮女。乘輿相從。威威武武。來到醮壇之下。將儀衛站住。太后下了鳳輦。直登醮壇。向着天。福了幾福。禮部在旁。又讀了好些禱告的文。內中。都是。些。男子。主。世。已。久。氣運。已。衰。要求。天。公。降些。英。雄。女。子。應。運。立。極。整。頓。國。政。的。話。設祭未終。忽然半空之中。霹靂一聲。天崩地裂。一團黑影。流光四射。從空而墜。兩旁看的百姓。打死不知其數。駭得太后。魂飛魄散。倒在壇上。沒有一時。忽又風靜雲和。天宇清明。衆侍臣下壇觀看。乃是一塊大石。四面玲瓏。祥光萬道。瑞氣千條。上面有三個大字。確是古代蝌蚪。侍臣慌忙

來奏。止見胡太后。兀自驚神未定。面無人色。兩個侍女。夾扶而坐。聞聽這言。好生奇異。即着侍臣。雇領人夫。擡進宮內。自己復乘鳳輦回宮。不圖這件事情。一時電傳各國。各派有名天文師。前來考究。有說天空流石。常有落下。不足怪的。有說天空隕石。各國都有。那有這等光彩。考其體質。及其落的速度。必定從月球來的。一連考究許久。你執一說。我主一端。害得胡太后。越發疑上加疑。即下一個上諭道。有人認出這石的賞賜舉人。自從這諭一出。便有許多應募。大臣保舉的。也不計其數。太后一一召來問訖。卻都說得支支離離。不合太后的心意。忽然一個大臣。上前跪奏道。臣保一人。可破此惑。那人姓茹。名古師。生平愛講金石鐘鼎。古代文字。一見便知。若能認出這三個大字。這石來歷。自然清白。伏請皇太后定奪。胡太后喜道。呵。你們有甚麼好人。快與咱們召來。那大臣即時叩頭而退。不一時。帶領一個人來。身材短小。鬚髮蒼白。背癰腰瘻。遠遠地望着胡太后。嗑了幾個響頭。唱道。請皇太后聖安。唱罷。扒起身來。溜到石頭邊前。左一像。右一瞧。足足瞧了一晌。又在袖中。取出兩本書來。對了一對。走到太后跟前跪奏道。啓奏皇太后。臣謹按秦鐘漢鼎禹碑。太后作色道。認出了。好好兒說來。別要支支吾吾。咱

們不愛聽。慌得茹古師。呆了半晌。方纔吞吐說道。這叫女、媧、石。那位大臣。慌忙從旁奏道。恭賀皇太后。女媧石下降。應主慈聖中興之兆。太后聽了。喜得目笑神揚。樂不可言。即在袖內。拿出一張紙條。遞與那大臣道。好好。這還是個讀書人。賞他一個舉人罷。茹古師歡歡喜喜。謝恩而退。次日便有許多大臣。上表賀喜。各省督撫。也是電賀的電賀。太后又叫了幾個班子。在春暖園演戲。親王大臣。都賜了宴。便是水仙花。靈芝草。都加了頭品頂戴。熱熱鬧鬧。過了幾月。正是大富。貴。亦壽。考。贏得幾。時春。夢好。念到國。亡家。破。日。鐵石。也。應淚。槁。不是。鈞天。哀。怨。頑石。精。靈。怎。轂。得。素。手。蛾。眉。攪。得。江。山。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回之起。似嫌託空。然作者生平最拜服水滸傳。紅樓夢。水滸、之、起、以、祭。紅樓、之、起、以、石。蓋全書以第一回爲總脈。此處不得不隱隱約約。以理想。寓言。把全書。一照。也。此非淚託鬼神。而亦不得不如此。

錢挹芳不知何人。揣其命名之意。或亦有屬。至其論女子長處。的屬鐵案。道家以天下最優者。莫如柔。若女子既以柔術手腕。又富於滋延力。行人之所不能行。防人之

所不及防。豈男子所能至哉。至其英雄豪傑。頤指色俠。甘爲之死者。又其次也。吾聞日本武士。咄嗟叱咤。猛勇不可一世。而其于婦人也。賣劍以供其食。御奔走以供其役使。奇哉。

孔子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不其信哉。我國歷代之爲外族所壓服也。誰非漢奸倀鬼。爲之至甘。以殘殺同胞。供異族歡。忍矣。否則如呂后武后者。一荏弱婦女耳。至於鉗制全國。顚倒是非。豈一婦女所能爲之。爲之者。助桀輔紂之流也。吁、以外族殘殺外族。猶可言也。以同胞而殘殺同胞。不可言也。或曰張口口即首臣節化身。吾亦謂然。

第二回　痛國難假扮歌妓　探宮帷巧遇孌優

話說那時有個女子。姓金。名瑤瑟。自號花溅女史。天姓伶俐。通達時情。又喜得一副愛國熱血。前在海城。做了個女子改造會領袖。後又往美洲留學三年。因見中國國勢日非。滅亡禍害。便在眼前。即時邀約同學數人回國。在京城運動一番。止是政府諸人。好比傀儡一般。又頑又愚。日日喫花酒。玩相公。或是抱着姨太。國家事情。絲毫不管。不得

已心生一計。便在京城妓院。學習歌舞。又加姿色娟麗。談笑風雅。歌喉舞袖。無不入神。京城內外。都大大地震動起來。一日日本公使夫人。要請胡太后喫酒。即時囑咐兩箇二毛子。在京城叫箇頂上歌妓。兩箇二毛子。得了這件差事。往各處打聽一番。回覆公使夫人道。我國妓女。到多得很。止是有色無藝。有藝無色。好生難得齊整。現今止有個金校書。色藝俱全。十分了得。半日身價很高。甚麼親王大臣。見面都是難的。倘若夫人叫他。或者不敢不來。正說之間。忽值公使在傍。聞聽這言。慌忙止住道。不可不可。我在福親王家喫酒。也曾見過。這妓女色藝雖佳。卻有好些毛病。若有半分不合意。便是民賊奴隸的大駡。平日金玉其聲。輕易不肯開口。倘若高興一唱。悲歌慷慨。滿座為之下淚。竟似傷時狂士一般。這個使不得。這個使不得。夫人聞聽這話。好生詫異道。中國妓女中。竟有這樣人物。忽又想道。這也怪他不得。我國維新時節。也是有的。我今到要叫來看看。即吩咐二毛子道。可傳我的意思。請金校書前來談談。切莫說叫他二字。二毛慌忙答應去了。卻說金瑤瑟在妓院。屈辱已久。想把那些亡國奴隸。鼓舞起來。卻又是些麻木瘙痺拉扯不動的。心中好不悲憤。正想得個機會。再設方法。忽聞日本公使夫

人。請他說話。滿心歡喜。即時叫副馬車。跑到公使館前。下得車來。止見公使夫人已在門前等候。瑤瑟慌忙行個西禮。來到客廳。彼此坐下。瑤瑟又操着日本話。寒暄幾句。公使夫人驚道。娘子幾時到過敝國。瑤瑟道。四五年前。曾到貴國留學一年。後來是由貴國到美洲的。公使夫人慌忙起敬道。呵呀。原來是留學生。失敬失敬。瑤瑟也謙讓一番。彼此復坐下。少間、談及時勢。公使夫人嘆道。唉。貴國生死存亡。全靠你們留學生了。貴國官塲。是不中用的。我們旁觀人。好生氣煞。瑤瑟道。好說好說。我國留學生雖多。卻都沒點實力。那像貴國維新時節。那般志士的赴湯蹈火氣概。二來我國政府。拿着一般學生。當着亂臣賊子。殺殺斬斬。好不狠毒。唉。夫人。敝國與貴國。是個兄弟鄰邦。兩下唇齒相依。都是有關係的。所以我敢傾心吐膽。對夫人說。據今日時勢看來。歐力東漸。黃種勢力日日弱小。咳。這個機關。止算東亞全局的興亡了。說罷。兩淚汪汪。如滾而下。公使夫人。也是個感慨不已。復問道。娘子既有這番熱血。爲何又失身在妓院裡。瑤瑟長嘆一聲道。唉。夫人。那裡知道。我本想在畜生道中。普渡一切亡國奴才。那知這些死奴隸。都是提拔不上的。公使夫人又起身致敬道。難得難得。難得這副愛國心腸。我今問

你。今日尙欲怎樣。瑤瑟道。國家事情。到多得很。止是須人輔助。獨力難支。奈何。公使夫人慨然道。我雖不才。願助一臂之力。但不知現今有甚良策沒有。瑤瑟大喜。即時俯伏在地。拜了又拜。公使夫人慌忙回禮道。娘子何必如此。有事止管說來。決不相負。瑤瑟道。於今一不要夫人傷神。二不要夫人淘氣。只要如此如此。我全國便感恩不淺。公使夫人聞言。躊躇一番。復慨然應許道。使便使去。便有國際交涉。我自當罷商議已訖。忽報胡太后到了。日本公使夫人。慌忙使瑤瑟避至後房。自已具禮服出迎。止見太后下了鳳輦。侍女魚貫相從。見了公使夫人。大笑道。咱們是鄰國。怎麼這樣客氣來。公使夫人。也滿臉陪笑。恭維幾句。請到後廳。獻了茶。公使夫人問道。請問陛下。近日俄國交涉。是怎樣辦的。胡太后笑道。那個事情、讓他們底下人做去罷。咱們那裡管得許多。公使夫人聞言。暗暗吃驚。少間、太后又問道。咱們不知道貴國與俄國交涉。又是怎樣辦的。公使夫人道。大約總要開戰纔好。胡太后作色道。呵。這開戰。是不好耍的。咱們意欲和貴國調停調停。不知道貴國怎樣意兒。公使夫人笑道。是的是的。多謝陛下盛意。正說之間。忽報各國公使夫人都到。日本公使夫人。慌忙出迎。請到廳內。與太后相見。彼此

用翻譯問答一番。即有幾個二毛子。把酒席擺上胡太后坐在上面。各公使夫人。都排坐兩旁。歡歡喜喜互酬一番。席間日本公使夫人。起身對太后說道。敝國有個妓女。姓內田。名金子。學得貴國一些歌唱。又通貴國言語。意欲叫出佐酒。不知陛下鈞意如何。太后聞言喜道。好好。咱們正想這樣。日本公使夫人。即對侍女說道。快叫內田君出來。不一時。止見裏面一位女子。攀簾而出。頭戴意大利精細草冠。身穿法蘭西海絨燕服。面映朝霞。目橫秋水。眞個太眞再世。飛燕復生。來到席前。先向太后作禮。次向各公使夫人一一作禮訖。即有一個侍女。抱出一張琵琶。放在下旁一個小席上面。內田金子坐下。從容問道。請問陛下。要聽興國的音。還是要聽亡國的音。太后聽了。把頭一悶道。甚麼興國音亡國音。咱們都不知道。任你隨意兒唱點罷。內田金子道。據妾想來。貴國止可聽亡國的音。不能聽興國的音。目今俄兵已到眼前。瓜分就在今朝。陛下請聽。我爲貴國弔咎。說罷。手抱琵琶。且彈且歌。其聲凄切。酸人心脾。衆人側耳聽之。那歌道。

萬馬蹂躪起風波。是誰招得瓜分禍。禍禍禍禍。幾時。春。夢。幾。時。破。

那堪故國慟桑麻。隔江忍聽後庭花。花花花花。今。日。天。下。是。誰。家。

自古亡國多婦女。唐有武后漢則呂。呂呂呂。

內田金子。唱到這裡。即把琵琶接住。太后問道。怎樣唱得好好兒又不唱哪。內田金子道。因為關切貴國。所以不唱。太后笑道。止管唱來。咱們愛聽。內田金子。即又撫樂而起。長歌一聲道。

呂呂呂。可。有。秦。政。拔。劍。起。

日本公使夫人。慌忙起身謝道。這妓女唱到還好。止是有些狂病。求陛下包涵包涵。卻見胡太后嘎嘎大笑道。很好很好。最合咱們的脾氣。但不知道是舊來的。還是新來的。日本公使夫人道。若論他來。已經三年了。太后道。呵。不錯。怪道一口敝國話。說得很好。日本公使夫人。見他意思已合。乘間說道。這女不但會說貴國話。並且會說英國話。倘若陛下見賞。願將這女獻上。何如。太后慌忙謝道。難得難得。咱們怎當得這麼樣厚禮。日本公使夫人。復謙讓幾句。少時席散。日本公使夫人。把內田金子。重新妝飾一番。叫副馬車。和太后一行進宮。且說這妓女那裡是甚麼內田金子。原來便是瑤瑟。胡太后聞聽席中所歌。心中也早已明白。止是這時。正拿着媚外手段。碍着日本公使夫人情

面。所以假意奉承。並非出自本心。一到宮內。便叫太監遠遠地收拾一間偏房。把瑤瑟安置。飲食用具都由太監送來的。一連半月。並未見面。瑤瑟好生煩惱。即時仗着膽。往宮內四處張望。過了一個曲廊。廊外好些花木。兩廊都有房子。瑤瑟信步而行。灣灣曲曲。來到一個所在。畫宇雕梁。大理為階。下鋪氈毯。屋內音樂書畫。金石鐘鼎。無所不有。裡面端的有十來宮女。在那裡嬉笑。望見瑤瑟。即時停笑。大家望着。瑤瑟想道。賊后住處。當離這裡不遠了。即時上前。與宮女作禮。慌得宮女手足無措。以手及額。又以手摩髻。瑤瑟心內。好生笑得難忍。問道。請問衆位姐姐。老佛爺住在何處。有一年壯宮女答道。由這裡行到左邊。過迴廊。又往右行。行過樂園。至大宮。往內行。行到第五層。便是了。瑤瑟點頭記得。如言行去。果然行到一個花園。舉眼一看。好不華麗。止見那四時花草。雲燦錦簇。假山若銀。流水如鏡。奇鳥異獸。無不畢陳。池內以蠟作假荷花葉畢肖。樹枝之上。皆飾錦繪。瑤瑟想道。這裡都這樣奢華。不知春暖園又是怎樣。虧得我那同胞。好些。膏血。與這后。這樣行樂。若要興學校。辦新政。便說沒。欵。哩。一邊想一邊行。忽然遠遠地。來了一個太監。瑤瑟舉眼一看。好似認得渾熟。行到眼前。陡然心上記起一人。順手

扯住袖端。大聲叫道。蓮花郎陳六。怎麼私到這裡。駭得那太監。戰戰兢兢。魂飛天外。正是宮墻不斷巫山路。後庭歡樂方未曙。不是慧眼抉隱私。怎識秦王有假父。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寫瑤瑟假扮歌妓。便將後面春融黨。作一小波。可知婦女救國。有種。種。方。法。有。種。種。手。段。我等。男。子。萬萬。做。不。到。

寫瑤瑟伶俐。眞個伶俐。夫運動不來。而至假扮歌妓以運動之。可謂伶俐矣。乃忽又現出一種悲憤之相。既說日本公使夫人。以國際大勢。唇齒大義。可謂伶俐矣。乃忽又不自求助。必使日本公使夫人自任之。眞是觀音大士。千變萬化。此非伶俐者何能爲之。或曰。瑤瑟既伶俐。則不應當席一歌。使太后反生疑忌。曰。否否。彼瑤瑟者初本以胡太后天性雖殘。其人定必多才。苟動以大義。或者翻然改悔。正可利用之耳。乃不意不但不納。反生疑忌。則不得不以急烈從事矣。此正瑤瑟之伶俐也。

寫胡太后兩假相對。不現。一。點。痕。迹。不。動。一。點。聲。色。眞個。聰。穎。眞個。才。幹。

第三回　秋孃重逢故人　瑤瑟兩刺太后

話說那人。那裡是甚麼太監。原來是個優人。姓陳。名寶玉。渾號蓮花郎陳六。生得貌如美女。工媚善嘲。瑤瑟先在妓院。常時來往。所以一見便知。陳六慌忙止住口道。好姐姐。莫聲莫聲。瑤瑟道。你為何來到這裡。快快說來。陳六道。是太后召我來的。瑤瑟又問道。是你一人來的。還有別人同來的。陳六道。還有紫薇郎薛如玉同來的。瑤瑟又問道。太后現在何處。陳六道。在內宮還未起來。瑤瑟道。你們這些龜子亡八蛋。幹的好事情。甘做賊婆的外妾。慢慢和你說話。說罷。扭轉身又走。陳六呆立半晌。也去了。瑤瑟復行過四十五丈地方。直入大宮。過了兩重。止是裡面房宇越多。頭頭是道。不知從何處去的。停脚佇望一番。忽見前面一個宮女。捧着一個玉碗。從內而出。望見瑤瑟。把眼攢了幾攢。低頭又行。行到後面。忽又停足。將瑤瑟瞧頭瞧腦的看了一番。瑤瑟也覺有些奇異。扭轉身方欲問時。只見那宮女低聲呼道。娘子敢莫姓金麼。瑤瑟吃了一驚。慌忙問道。姐姐貴姓。怎麼曉得我來。宮女道。娘子為何忘記。我的爹爹溪貝子。不是和伯伯換了帖麼。瑤瑟聞言。猛然記起道。哎呀。原來是秋孃姐姐了。請問姐姐。幾時還進來的。秋孃走進身來道。這裡不便說話。妹妹為甚來到這裡這個地方。是不好來的。瑤瑟道。唉。一

言難盡。妹妹住在西邊偏宮第八室。今晚請姐姐到那裡說話。千萬求姐姐見面。莫說出我的眞姓名來。秋孃點頭會意。瑤瑟又道。太后住在何處。求姐姐指引指引。秋孃依言。即時放下玉碗。帶領瑤瑟、灣灣曲曲。過了許多重。來到內宮之前。止見那內宮。玉階金砌。水晶爲宮。綿繡迷離。蘭麝芬芳。眞個溫柔鄉。長生殿好不華美。秋孃來到這裡。丟下一個眼色。瑤瑟會意。直入太后寢室。宮女慌忙擋住道。老佛爺還沒起來。有事請緩。瑤瑟道。我是大日本國妓女。奉太后諭旨召來的。宮女聞言。不敢擋阻。讓他進去。瑤瑟進得房來。行到芙蓉帳前。掀帳一看。止見胡太后向裏睡着。瑤瑟不覺怒從心起道。好賊婆。我四萬萬同胞何罪。今日活活送你一人之手。久想生食你肉。今日還不下手。更待何時。即在衣襟間。取出一雙象箸。原來這象箸中藏有電氣。中人必死。方欲放時。止見太后夢寐之間。將身一轉。睜眼望見瑤瑟。驚道。內田君。怎麼擅到咱們寢宮來。瑤瑟大吃一驚。忽然計從心生。慌忙與太后作個禮道。許久未見陛下。心中思戀得很。今有敝國頂上象箸一雙。意欲獻納。又不知道貴國禮節。所以衝冒得很。胡太后在被內。伸手來接道。將來與咱們瞧瞧。瑤瑟便將象箸遞上。太后拿在手中。畧畧一看。即喚宮

女拿去。呼着瑤瑟說道。內田君。沒事宮內玩玩。咱們用你時候。便來請你。瑤瑟無奈。止得應着。正待回身要走。卻見太后欠呵一聲。瞇着眼又睡覺。瑤瑟心內想道。這賊婆合死。象箸雖被拿去。衣袋尚有炸藥。今日與他同死罷。即時伸手。在衣袋內將炸藥取出。正欲施放。忽見太后將眼一開。問道。內田君手中拿着甚麼東西。難道圖害咱們罷。駭得瑤瑟滿心驚慌。遍體痳木。連忙上前伏罪道。不敢不敢。陛下爲何說出這樣話來。妾因敝國藥學博士。發明一種仙藥。能返老還少。卻病延年。要想獻納陛下。前次一時忘着。所以隨後補獻。伏祈陛下。千萬莫罪。說罷。將炸藥呈上。太后接在手中。看了又看。瞧了又瞧。總總看不出破綻來。將藥放在枕邊。對瑤瑟說道。你們那裡有這多禮物。咱們享受不起。快快出去罷。瑤瑟即時悵悵而出。跟着原路。行到花園。又遇着太后舊寵桃和美。把他瞧了幾瞧。瑤瑟忍着氣。來到舊房。和衣倒在床上。氣了又氣。恨了又恨。心內想道。這賊兩次要落我手。爲何都被看破。倘若一時把他刺死。我同胞豈不去了一個大害。咳。天公。怎麼俄國虛無黨。偏偏教他成事。到是我瑤瑟。便做不來嗎。一連想來想去。肝腸都爛。看看天色已黑。宮內已上電燈。閉着門又悶了一番。忽然門外推敲甚急。

瑤瑟慌忙起身開門。止見宮女秋孃面色倉皇。走進房內。扯住瑤瑟的衣襟說道。妹妹。你要走。發作了。瑤瑟慌忙問是甚麼緣故。秋孃道。妹妹。你自已做的事。難道還不曉得麽。今晚蓮花郎陳六。又到宮內。已將妹妹的姓名來歷。告知太后。太后好生發怒。妹妹所進的象箸炸藥。都被他們看破。再遲一刻。你便性命難保。妹妹。三十六計。走爲上計。還要快逃爲上。一邊說。一邊拉着瑤瑟的衣襟。急急行到後面。指道。過了這一重。往右直行。再過三重。便可出去。說罷。分手去了。瑤瑟慌慌張張。那裡辨得清白。左穿右行。行到點多鐘久。還沒尋着門徑。急得汗如雨下。肩背都濕。暗暗叫苦道。我瑤瑟今日白死也。急忙歛着神。定睛一看。前面一個太監。帶着半醉。搖搖擺擺。唱着二簧而來。瑤瑟急中智生。呼着太監道。是那位公公。我是大日本公使夫人差來的。快快送我出去。重重謝。你。太監那裡曉得。把瑤瑟衣服一看。急忙上前請個安道。是奉甚麼差事來的。有慢有慢。請跟咱們來罷。說罷。上前引路。把瑤瑟帶到宮外。回身去了。這時瑤瑟。到得宮外。夜已深沉。回顧徬徨。無處可歸。身上又沒一錢。好不危急。忽然眉頭一皺。想出一個計策道。今夜何不到客棧裏。暫且安歇。等待明日。再作道理。主意已定。即時叫副馬車。跑

到客棧門前。喜得主人。是舊日相識的老主顧。望見瑤瑟來了。大喜。拿出兩串京錢。開銷馬車去了。請瑤瑟到後房安息。瑤瑟一夜。那裡合眼。在房內踱來踱去。翻思覆想。好容易挨到天明。到了次日。聞聽滿城內外。捕帖已到。警察異常嚴密。到此好生沒法。止得依舊在房前。踱來踱去。忽然背後一人。一把扯着瑤瑟道。你好大膽。謀刺慈聖。尙不知死。還在此搖搖擺擺。你好大膽。駭得瑤瑟。魂飛魄散。面如死灰。正是民賊猖獗炎天日。志士奮身殉國時。一槌未遂兒女願。空向帝公抱怒癡。不知瑤瑟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瑤瑟兩次行刺。兩次皆爲人所破。而兩次皆足自免。足見伶俐。然以其過於伶俐之故。所以事終難成。彼俄國虛無黨。豈有他術哉。愚而已矣。故世界大勢。愚者恒居其主位。而愚與仁。皆非文明之兆。

瑤瑟爲女媧石中上中人物。非上上人物。以之遇胡太后。宜乎其不濟也。何也。觀胡太后之收瑤瑟也。則知其不可刺。觀胡太后之防制瑤瑟也。則知其不能刺。而況假寐以鏡之。嘲誚以遣之。瑤瑟蓋終日處太后之彀中。其脫網者幸耳。

第四回　扮男子瑤瑟出逃　遇洋人鳳葵鬧店

話說瑤瑟聞聽那聲。駭得渾身發戰。面無人色。即時返身一看。原來不是別人。便是前在美洲同學一個女友。姓伍。名巧雲。生得容貌端正。天性磊落。瑤瑟拍着胸。笑罵道。竟此鬼頭鬼腦。嚇煞我也。巧雲大笑道。你自心驚。誰駭你來。說罷。二人攜手。同進房內坐下。巧雲道。自從姐姐別後。妹妹各處打聽消息。那有一人知道。昨在日本公使館。聞聽公使夫人說。姐姐已進宮內。妹妹滿心歡喜。以爲大事可成。那知天達人願。竟弄出個大大破綻來。眞正令人氣煞。但不知姐姐這時。還不逃走。是甚意兒。瑤瑟嘆道。說甚麼意兒不意兒。這時身沒一錢。要我逃往甚地去。巧雲道。呵。原來如此。妹妹這裡有錢。便叫女僕鳳葵。同姐姐一行出逃。何如。瑤瑟道。使便使得。止是無地可投。怎生是好。若是外國。我便無顏去得。巧雲笑道。我國山河萬里。怎說無地。我今告姐姐一個所在。那處最好藏身。不知姐姐情願否。瑤瑟恍然大悟道。莫不是天山省中央婦人愛國會麽。巧雲拍掌笑道。是的了。是的了。瑤瑟道。彼會昔日的宗旨。專撲民賊。與我思想最合。但不知近來又是怎樣。巧雲道。他的宗旨。始終沒有變的。妹妹現今。做了他的會員。所以知

道很深。十日以前由妹妹帶來會中絕色少女十人專嫁與政府中有權勢的做妾。今已一一嫁訖。再遲幾日定當發作了。說罷復又揚揚得意。對着瑤瑟道。姐姐。這時政府性命已到我們手中了。瑤瑟聞言。好生拜服。二人又細細聚議一番。看看夕陽欲墜。天色將晚。巧雲站起身來道。姐姐。事不宜遲。乘着今晚。好搭火車出京。我看鳳葵回來沒有。即時出房去了。不一刻。見巧雲左手拿着兩封銀子。右手拿着兩套男衣。後面隨着一個女子。又黑又肥。年紀不過二八。巧雲進得房來。對着鳳葵道。這是我姐姐金瑤瑟。你要好好扶侍。路上不要貪杯鬧事。鳳葵走進瑤瑟身旁。唱個喏。竟似一個壯士。瑤瑟不覺大喜。巧雲打開衣服。與二人換訖。臨別又囑咐道。這女僕雖然剛俠好義。卻喜生事。姐姐要好好教他。這棧裡伙食用費待妹妹發給。說罷。三人珍重而別。主僕二人。行出店外。叫副馬車。跑到火車塲頭。那些警察。那裡認得。不一時。二人同上火車。行了好幾時。到了天澤了。二人下得車來找個客棧安歇。將行李搬到棧內。安置初畢。忽然店主人走進房內道。洋大人來了。快快移到下房去。止見鳳葵叉起手來橫罵道。二十八層地獄的臭奴才。兩個豬圈子。止認得洋大人。須認不得老娘。將起手便要打。瑤瑟慌

忙喝住。對店主說道。既是洋大人來了。我們移去便是。切莫與他計較。驚得店主。呆立無言。移時去了。瑤瑟即催着鳳葵。移置行李。鳳葵走進來道。娘子。這些。死。奴。隸。不打。他。則。甚。瑤瑟道。你這鹵鹵莽莽。須莫敗我事。你須曉得這脾氣。革命軍中使得。戰外敵使得。這裡卻使不得。鳳葵聽了。默默無言。心中總有些不平。勉勉強強。把行李移完。主僕二人呆坐相對。等了好幾時。尙沒飯來。鳳葵起身要走。瑤瑟叮嚀道。出去切莫鬧事。他們無智識。彀不上我們爭。鳳葵道。曉得。我肚子裡餓得要死。要去買點點心來壓肚皮。說罷。開着門去了。約莫點多鐘久。止見鳳葵微微帶醉而回。懷中揣出一包菓子來道。娘子喫喫。甚麼英雄。豪傑。那一個。不。怕。餓。死。餓到。消消。瘦瘦。便塑。銅像。也。是不。好。看。的。娘子喫喫。瑤瑟笑道。你好好兒吃飽。我還不餓。鳳葵道。我已喝了幾杯了。昨晚瀉了肚。又不敢多喝。巧雲娘子說。月經內喝了酒。又要成癆病。瑤瑟復笑道。好好。我吃幾杯。莫吃他的飯了。我們早早睡着。明天早起來走罷。瑤瑟又到外面。叫店主喚了兩把轎。關置得淸淸楚楚。二人閉門睡下。到了次朝。收拾行李。安頓轎行。瑤瑟吩咐鳳葵道。叫店主來算賬。須要好好兒喚他。鳳葵道。曉得。即時走出房外。四處張望。止見店主。奴頭奴

腦。在洋人面前說奉承話。鳳葵大聲叫道。我家主人。要店主算賬。店主發怒道。那裡這樣粗蠻。洋大人還未去。等到兩點鐘也不遲。鳳葵忍着氣。等了一會。復叫道。老嫗不是怕了你。我家主人要我好好喚。我便好好喚。快快算賬來。止見店主。頓足罵道。你這醜鬼。開口也老娘閉口也老娘。昨天我便忍了你。今天當着洋大人。還敢在此耀武揚威嗎。鳳葵聽了。一把無明業火。直從心起。大踏步搶到店主身前。一個嘴巴。將店主打翻在地。將身子一跳。騎在店主身上。拿着拳頭罵道。娘賊。看見。歐洲。人。便是。你。的。爹。爹。尺要。拍。着。異。種。的。馬。屁。來。壓。老。娘。第一件該打。說罷。往下一拳。打得店主唇破齒落。滿口流血。店主道。打得好。鳳葵又拿着拳頭道。老娘。和。你。是同。胞。便是。沒有。一。錢。也該。拿。碗。飯。與。老。娘。充。饑。怎麼老娘進得你店。熬了。一。夜。全沒。見。一。碗。冷。飯。來。害得。老。娘。肚。子。裏。哈。哈。嚕。嚕。打了。一。夜。的。官。司。第二件該打。說罷又是一拳。打得店主頭開皮裂。血流滿面。店主叫道。洋大人作主呀。鳳葵。又拉着。拳。道。死奴。才。你不。提。起。洋。大。人。老。娘。倒。饒。了。你。的。狗。命。你說。洋。大人。偏生。勾。起。老。娘。的。氣。老娘。與。你。一。拳。送。終。罷。說罷。提起拳。正待要打。忽聞瑤瑟大喝道。婢子不得無禮。鳳葵即時棄了店主。跳在一邊道。娘子。我好意

叫他算賬。他反罵我。是。奴。隸。你看天地世界上。奴隸都是罵得的麽。瑤瑟慌忙扶起店主道。得罪了得罪了。店主從地下掙起身道。一把扯住瑤瑟道。俄們一同見官去。洋大人做見證。瑤瑟慌忙伏罪陪禮。又操着英國話。與洋人應酬一番。卻見店主。挨着痛。靠住壁邊。暗暗吃驚。瑤瑟又取出銀子二十兩。遞與店主道。千不該。萬不該。不該這惡奴無禮取鬧。這裡有紋銀二十兩。與你養傷。千萬莫要見罪。又喜得洋人。是英國一個教士。也勸店主息事。店主把銀子接下。拭着面血埋怨道。既與洋大人有交情。怎不早說。害得我吃了這塲大苦。倘若別人。我便萬不干休。既是洋大人的朋友。這次便算了罷。下次若來。再莫這樣朦糊。我好叫底下人招呼。瑤瑟復陪笑道。是的是的。下次決不如此。說罷。清了賬。主僕二人。乘着轎。向天山省進發。一路之上。瑤瑟把鳳葵戒了又戒。教了又教。從此鳳葵不敢多事。也不叫娘子。稱老娘了。行了兩日。又到個仙媛縣。只見縣內慌慌張張。四門站立兵士。到處遍懸捕帖。瑤瑟下得轎來。向壁一觀。驚道。不好。正是。望門誰與憐張儉。懸碑早已來蔡京。逆虜不知亡國恨。又將黨禍魘民生。不知瑤瑟看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寫鳳葵確是水滸傳中李逵魯智深之流。一味天眞。一味血性。眞個令人拜服要死。雖然天下。儘。多。不。平。事。豈鳳。葵。一。雙。拳。頭。所能。打。盡。哉。若如我國之二毛子。細崽。及媚外家者。無處。不。應。該。打。無事。不。應。該。打。而溯。其。罪。魁。則請從洋大人吃酒看戲。叫出。小姐。陪。洋。大。人。吃。酒。之。大。主。政。家大奴。才。家。始。噫。吾。爲。鳳。葵。之。拳。頭。惜吾又。爲。鳳。葵。之。拳。頭。悲。

有一友人告予曰。凡求辦事人。有猛勇精進心者。必於。初。出。山。人。中。求。之。若旣。經。風。波。之。人。其。血。已。冷。其趨避。愈。滑。或竟入。厭。世。一。派。予今。於。瑤。瑟。而。益。信。之。何也。瑤瑟自謀刺不成之後。便沒一點光彩。以後事蹟。無不現出趨避之心。正可。作。天。下。辦。事。人。代。表。觀。耳。

第五回　捉女妖君主下詔　揮義拳俠女就擒

話說瑤瑟下得轎來。往壁一觀。原來不是別的。乃是一張謄黃的上諭。止見那上諭道。

朕奉

太后。涖政多年。深恩厚澤。有加無已。凡屬血氣之倫。應如何感恩報効。上答聖明。乃近

有大逆不道之徒。鼓倡革命自由邪說。惑世誣民。無父無君。不法已極。不圖前潮未
平。後波又起。竟有民間妖女。倡說民權自由。私謀刺殺
慈聖。幸以
列聖在天之靈。事雖已發。而人尙逃綱。又有妖女多人。於本月二十日。同時刺死大臣
七人。四人現已正法。餘者尙屬在逃。昨據妖女口供。有女魁八十餘人。誘惑民間女
子。聚衆立會。蔓延各省。私謀起事。似此天地反覆。陰陽侮紊。若不嚴殺痛辦。斬草除
根。將來貽患國家。伊於胡底。爲此手諭各省督撫。速即謄黃。嚴飭地方官員。切實辦
理。如有拿獲女魁一名者。賞加五品京堂。庫平銀五萬兩。該女魁即着起解來京凌
遲處死。私自縱逸者。罪與同等。民間私匿不報者滅五族。自行出首者。罪減一等。仰
各省大小官員。各各凜遵。欽此

督撫河西全省賞穿黃馬褂雙眼花翎頭品頂戴奴才 載淇

賞賜黃馬褂紫禁城騎馬督撫河東全省頭品頂戴臣 王武烈 謹謄黃

話說瑤瑟。把上諭看完。心如刀割。欲哭又碍着衆人。私自悲道。我那巧雲妹妹。今日不

知生死如何。令人。好。不。傷。悲。唉、我國。專。制。民。賊。這樣。猖。狂。竟把。我。愛。國。女。子。看作。不。共。戴。天。罷了罷了。想罷。呆立半晌。忽然鳳葵從後面一把扯住道。主人。天已午了。我們還不到客店去喫午飯則甚。瑤瑟拖到僻地。切責道。你這婢子。好不知死活。到了這樣時候。直還這麽猖狂。鳳葵道。氣他。則。甚。拚着。老。娘。一。副。拳。頭。與。民。賊。决。個。生。死。罷。瑤瑟沒法。止得忍着氣。再行幾里。到個鄉村偏僻客店歇着。鳳葵進得店來。大聲叫道。店主。有酒沒有。快拿兩斗來。牛肉狗肉。隨意拿兩蹄來宴宴。我們要趕天山省路的。瑤瑟將眼對着鳳葵。光了一光。鳳葵低着頭。再也不聲。止見店主慌忙答應道。有、有、有。酒飯益便。魚肉俱全。急急忙忙。把酒肉擺上。主僕二人對食。正食之間。忽聽店前大譟而起。二人舉眼一看。乃是一個男子。揪住一個女子亂打。女子哀哀喊救。止聽得那女子道。呵呀。過往客人。左右鄰居。聽者。他天天哼八股。逼着我當娼養他。到還罷了。還要將我賣與人家做妾。我若不肯。便說我是革命女妖。要揪我到官前出首。衆人聽呀。鳳葵聽了。齒裂髮指。幾次要挺身獨出。都被瑤瑟喝住。忽又見那男子。指手畫脚。對着衆人道。列位請聽。自古道。夫爲妻綱。未嫁從父。既嫁從夫。他若曉得這個天經地義。便應打死不出

房門。餓死不出閨門。那知他聽了那些女妖說的甚麼男女平等。一些臭話。罵我是奴隸。又罵我是八股守節鬼。你聽這樣口氣。不是女妖是誰。說罷又打。鳳葵努着眼。挺着拳。又要想出。瑤瑟復連忙喝住。瑤瑟想道。若不急走。鳳葵定又鬧出事來。我等避禍的人。風聲又這樣緊。那肯把個身體替一個人做犧牲。即時叫店主清了賬。乘着轎要行。止見鳳葵兩眼朦朧。鼓着氣。望個不止。瑤瑟卻叫他先行。自己壓後。行不上二三十丈。鳳葵揭開轎簾。伸出頭來又望。兩旁的人。越發多了。那個男子。已把女子緊緊縛住。女子驚天動地的號哭。瑤瑟喝道。行路要緊。望他則甚。鳳葵道。主人。我要撒尿。瑤瑟道。我也要小解。可同去。二人下轎。尋個偏僻地方。守着鳳葵溺完。上轎復行。止聽得喊聲湏發凄切。走了里多路。還是聽着。鳳葵道。主人。我要大解。瑤瑟道。再走兩三里纔解。也不爲遲。鳳葵道。瀉肚哩。瑤瑟沒法。止得吩咐道。快去快來。我下轎等你。鳳葵道。曉得。即時下轎。大步而去。等了點多鐘久。鳳葵方纔喘氣勃勃的走來。對着轎。撲的一聲坐下。瑤瑟道。你敢莫瞞着我。又鬧事來麼。鳳葵道。行路要緊。那個又鬧事來。瑤瑟心中早已明白。催着轎夫快行。行不上兩里路程。正聽得後面喊聲連天。五六十個村人。各執棍追

來。瑤瑟心慌。方欲躲避。卻見鳳葵從轎上一躍而下。順手在轎上用力一拔。拔出一根轎扛。不一時、村人都到。鳳葵大聲呌道。老娘。是專。打。天。下。不。平。的。那。一。個。三。綱。五。常。的。亡。八。蛋。敢。與。老。娘。賭。死。說罷。輪着轎扛便打。打得衆人七顚八倒。那敢近身。瑤瑟也在懷中取出小鎗威嚇。止是越來越多。把二人四面圍住。端的困在垓心。大喊一聲。一擁而前。便將二人捉下。正是大俠必死。大剛必折。方脫鳥羅。又落虎穴。不知二人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吾讀鳳葵仗義被擒一節。不禁稱快者終日。何也。其事皆我心所欲爲之事。其境皆我心萬難堪之境。忽被鳳葵一拳兩脚。打個痛痛快快。天下安有此絕妙之事。抑天下安有此絕妙之人。鳳葵一生有十大快事。半對民間半對政府。吾讀至此。以爲爽快淋漓。觀止矣。豈知下回痛毆縣官一節。更有特色耶。

我國民間最重人倫而夫綱一節尤酷。似君主。其中暗。無。天。日。愁。人。聽。聞。者所在皆有。作者此段。並不爲過。惜不盡向鳳葵一領教耳。大凡我國婦女位置分兩種。上等社會。女權很重。而下等社會則竟如黑奴之以妻爲犬馬負重物矣。總之我國。不能

說其輕婦女。亦不能說其重女權。謂之夾雜國可也。

第六回　天香院女界壯觀　秦夫人科學獨闢

話說衆人把瑤瑟主僕二人捉住。往身上一搜。現出一雙雪白嬌嫩嫩的香乳來。又將手往下一摩。乃是個沒雞巴的雌貨。衆人喜道。好了好了。是個革命女妖無疑。我們送到官前領賞罷。止見一個年老人搖手道。使不得使不得。送到官前。害了人家性命。那些縣官又要瞞功賞不得幾兩銀子。我今有個絕妙方法。不如將他賣與天香院去。賣得銀錢。我們大家分用。何如。衆人贊道。好計策。好計策。即時將二人用繩捆住。四個壯士。擡猪的樣擡着。望天香院而來。挨兩三時。到了。瑤瑟側眼一看。止見一個院落。好不寬大。樓閣重重。聳入雲霄。瑤瑟暗想道。這裡必是個大青樓。不好了。移時衆人將二人放着。有兩個年老人。進去了。約莫半晌。那兩個老人。帶領一個中年婦人出來。把二人頭頭腦腦。仔細瞧了一瞧道。這白的到值得二百兩。那黑的止當得八百爛銅貨。止見那年老的陪着笑說道。娘子還要添點酒錢。我們辛苦擡來也是難的。那婦人搖頭道。價錢已到頭了。賣便賣罷。那老人又道。好好。這白的作個二百四十兩。黑的作個陪

貨。送你罷。娘子莫走了眼。須要把貨看眞。說罷。又將瑤瑟衣服揭開道。你看這雪白白肥嫩嫩的。便嫁與人家做妾。也要値四五百兩。那婦人笑道。罷罷。依你說了便是。隨我來兌銀子罷。三人復進去了半晌。移時出來。把二人解下。送進院內。衆人歡歡喜喜去了。瑤瑟這時困憊已極。到是鳳葵。倔强如故。走進身來。把瑤瑟扶着。恨道。眞娘賊。拿着老娘賣活猪。少時和你算賬。說未了。那中年婦人遠遠地用手招道。來來。跟我去見主婦。瑤瑟不得已。倚着鳳葵。緩步而行。止見過了一重。又是一重。兩旁千百廂房。都住有少年女子。上面標着寢室、講堂、自習室、音樂唱歌所、理化實驗所。種種名號。意似一個女學堂。瑤瑟心中。好生驚異。又灣灣曲曲。跟着婦人。上了兩重樓。樓上越發精緻得很。空氣燈電燈。白晝照耀。好不光彩。忽聞鏗然一聲。百千留聲器。一時並作。群女倚聲而和。熱鬧異常。行了幾分鐘。剛到博覽館門首。中年婦人。忽停步謂二人道。走得很不耐煩。可坐電車去。瑤瑟注目一看。果然有條小小電車軌道。瞥眼之間。嗚然一聲。電車已到。三人同上電車。止見電車之內。先有五六個女學生坐着。衣服華麗。容貌俊秀。下身穿着紅裙。手中拿着教科書。望見二人。相視而笑。不上兩分鐘。電車忽停。婦人起身道。

到了。三人復下電車。至一樓口。婦人將手往樓側機關一按。落下一個外圓中空的機器來。中年婦人復挈二人坐上。機關一發。機器便漸漸縮上。到了第三樓。復由第三樓。坐着養氣瓦斯車。行了兩分鐘久。又到一個樓口。樓口置着一個大梯。中年婦人。按着養氣瓦斯車機關。緣梯而上。如履平地。沒有一分鐘久。望見前面一間大房。四面安置玻璃。中年婦人。把車停住。挈二人下車來道。站住且待少時。中年婦人。獨自進去了。少時中年婦人復出。用手招道。來來。二人依言進去。止見裡面。儀器標本書籍圖誌。美術畫品。雕刻刺繡。粲然滿堂。中間擺着一張玉嵌梓桐書几。上置兩瓶時花。有一三十來歲美婦人。靠在几上觀書。望見二人。慌忙起立。二人上前。各行個禮。那美婦人把瑤瑟上上下下。飽飽的看了一番。問道。娘子貴姓。何處人氏。瑤瑟假意道。妾姓蕭。名實釵。本■人氏。美婦人搖頭道。不是的。不是的。我看你的模樣。好似逃難人一般。瑤瑟方欲辨白。止見鳳葵大聲叫道。我實告你。老娘。行不。易姓。坐不。改名。我家。娘子。便是。謀。刺。太。后的。金。瑤。瑟。老娘。便是。鳳。葵。殺便。殺。剮便。剮。剁剁。喙喙。則。甚。驚得那美婦人。滾滾下拜道。呵呀。原來愛種族。愛國家。爲民報仇的女豪傑。失敬了。失敬了。瑤瑟也慌忙回禮道。夫

人爲何這等好禮。幾時得聞賤名。那婦人道。娘子大名。那個還不知道。前時看見上諭。已派玄女偵探二三十人。想保娘子出險。不意反在這裡會着。說罷大笑。瑤瑟問道。夫人尊姓貴名。還要領教領教。那美婦人道。妾姓秦。名愛濃。瑤瑟也驚道。敢莫是巧雲妹妹。常時所說的花血黨首領劍仙女史麽。美婦人謙讓道。不敢不敢。瑤瑟復起立致敬。彼此重復坐下。一問一答。談了許久。談到當時國事。瑤瑟不覺淚下。秦夫人笑道。娘子。前日身處虎口。萬死一生。尙且不怕。今日爲何悲傷起來。瑤瑟嘆道。不是故作兒女模樣。眼見得四個俠女同死國難。巧雲妹妹。又不知生死如何。怎不令人悲傷。說未了。秦夫人復笑道。娘子何必如此擔心。三日前已接到京城坐探女史電報。說巧雲已避禍蓬萊山去了。四個女士。雖已就義。然後起者。儘多。怎能殺盡。便單以我黨而論。今年派出的。也有三千四百餘人。區區野雞。政府。無奈我。何呢。瑤瑟聞言。卽時變憂爲喜。暗道。謝天謝地。難得巧雲脫險。復乘勢問道。請問貴黨黨人。共有多少。秦夫人道。算來不過百來萬。各處支會不過二千餘所。將來不知能擴張否。瑤瑟又問道。這院所居都是黨人麽。秦夫人道。不是的。不是的。黨人不過三分之一。到是民間買來的。到有三分之二

哩。正說之間。忽聞德律風響道。請夫人用飯。秦夫人起身來道。談了許久。腹內想已飢了。同去用飯罷。瑤瑟起得身來只見鳳葵靠住壁齁齁的睡着。瑤瑟見了。又笑又恨。急忙把他喚醒。秦夫人叫一侍女帶去下面用飯。自己却同瑤瑟坐着機器。來到第五樓。止見樓中起了一個大大的暖室。貯藏熱帶花木。旁面各國奇花異木。無不畢陳。左旁有個小小精緻房子。二人携手進去。瑤瑟舉眼一看。中間一張棹子。放着兩副機器。兩邊擺着兩張橡皮安樂椅。却沒見飯菜。心中大疑。止見秦夫人進得房來。仰身仰體的睡在椅上。拿着機器兩個銅脚。放在椅梁上面。用手一按。露出一個乳嘴來。端端與口相對。瑤瑟不解。也止好照樣做着。忽聽哼然一聲。兩個電氣金盤。托着好些菜飯。直入機器。即聽得機器內。吃吃嚨嚨亂響。秦夫人卽用口接着乳嘴。瑤瑟也做着他的模樣。止覺得口內細汁。甘美芬烈。百珍皆集。沁人心脾。吸到三四分鐘。覺得腹內已飽。想道。這時若有茶來。豈不更妙。設想未終。忽然一股香茗。流溢口內。瑤瑟好生歡喜。吮了幾口。即時按住。見秦夫人也經用罷。站起身來了。瑤瑟問道。請問夫人。這機器是購買的。還是自己發明的。秦夫人笑道。這點科學小戲。何必購買。我今告你。大凡。人。的。身。體。機。

關。至少。可。用。四。百。年。若沒。一。點。差。錯。再沒。死。的。道。理。只是日日所喫飲食。鹽類。質。太。多。土類。質。太。重。把身。體。中。的。細。血。管。漸漸。塞。住。所以。衰。老。病。死。都從。此。起。我今所用的機器。共有三層。第一。層。將。鹽。類。質。漉。過。第二。層。將。土。類。質。漉。過。到了第三層。便是。一。點。純。潔。精。液。最合。衛。生。食。料。了。二來人喫食物。最忌。的。是。時。候。太。少。並不。細。嚼。所以。膽。汁。消。費。太。過。易致。衰。老。加之。淤。血。叢。集。百病。都。生。這是。人。類。壽。命。短。折。的。緣。故。所以我今所吃食物。不但。用。機。器。攪。細。並且。用。化。學。法。分。解。便用。三。千。倍。的。顯。微。鏡。也看。不。出。質。點。了。娘子。你看我院中許多婦女。曾有一個醫院麼。瑤瑟聽了。好生拜服。忽然秦夫人作色道。無線電報又到。必有甚麼事故。急與瑤瑟。共登露臺。正是國家多難日。羽書交馳時。相將登絕頂。可有攬轡癡。不知接到甚麼消息。且聽下回分解。

吾讀天香院一節。層出不窮。愈出愈奇。愈探桃源。愈入佳境。不禁嘆曰。奇煞。奇煞。天下之奇。孰有奇於此者。夫以此大院。而設一大女學堂。奇矣。乃復有種種陳設。種種機器。更奇。院內設電車。修電車鐵道。奇矣。乃復有養氣瓦斯車。並不用軌道更奇。不用軌道奇矣。乃復直登樓梯。如履平地。更奇。既有此絕大院落。絕多婦女。奇矣。乃復

有百萬黨人。二千支會。更奇。既有種種實驗。奇矣。乃復有種種理論。更奇。蘇軾詩云。九死南荒吾不恨。玆遊奇絕冠平生。使一入天香院窺之。吾知其十死亦不恨矣。奇煞奇煞。

長生一說。我國古來多屬之子虛烏有。而歐洲亦尙屬空想。近聞法國有一博士。辟穀者已兩週。精神勞動尙如故。或謂將來愈加發明改進。人類必有長生之一日。而亦古今絕無僅有之奇觀也。然以之較秦夫人。則又嫌彼不學無術。未免太討煩苦。安得如此長生法之優容自如。極人世之幸福耶。

第七回　刺民賊全國褫魂　談宗旨二俠入黨

話說秦夫人携着瑤瑟。乘着機器。共登露臺。止見上面安了個無線電接電機器。秦夫人走到前面。把碼一看。大喜道。很好很好。這回黨人同時刺死督撫州縣。三百餘人。可教民賊喪膽了。瑤瑟聞言。拍掌稱快。復由露臺。下到第四樓。即發德律風。知會滿院。不一時。黨人紛紜。都來賀喜。歌舞之聲。不絕于耳。復又接到各處電賀。二千餘起。內中有兩個長電道。

民賊被刺。快極。現全國震動。政府褫魄。大小官員閉門不出。辭職者四千餘。出妻妾者二萬奇。有大臣四人奏請痛勦。政府責以賊在何處。無言被斥。然黨人慘死者已四十餘員。此仇不可不報。謹此申賀。幷陳。

梅鴻

刺民賊三百八十四員。親王二人亦被刺。黨員雪鴻被獲。下刑部嚴訊。雪鴻答以死不足惜。殺一有萬。政府以防無可防。勦無可勦。意欲解和。釋之。外黨人死者。尙四十二人。姓名列後。並賀。

芬鴻

秦夫人閱罷。嘆道。難得。我這些愛國黨人。果然視死如歸。卽飭滿院給假。先開追悼會。次開慶賀會。一連三日。悲喜交錯。瑤瑟又乘勢與許多黨員交接。眞個人人英俊。個個豪武。好不拜服。自此瑤瑟一住半月。日日各處游玩。或到俱樂部。與羣女作耍。却見秦夫人。食少事多。煩勞已極。不但料理黨中事務。並且日日要上講堂。教習功課。沒有一時閒靜時候。瑤瑟見了。有些不忍。一日與秦夫人說道。夫人日夜不寧。好不勞苦。我前在美洲。也曾學點粗淺學問。意欲與夫人分勞。一來免得夫人獨力難支。二來也免我終日吃閒飯。不知夫人意下如何。秦夫人道。好說好說。娘子學問。想必很好。止是我黨

中界限最嚴。娘子一來未曾入會。宗旨有些不同。二來又是賓客。萬萬不敢相煩。瑤瑟聞言。不覺失意。移時問道。據外面看來。貴黨宗旨。專講刺殺。與我最合。不知還有甚麼宗旨沒有。秦夫人笑道。難說難說。講來到多得很。這刺殺一件。不過是個小小條理。怎算得宗旨。瑤瑟驚道。不知貴黨有些甚麼宗旨。還請賜敎賜敎。秦夫人道。娘子請聽。我一一對你說來。凡進我花血黨的。第一要滅四賊。那四賊哩。一內賊。二外賊。三上賊。四下賊。瑤瑟問道。怎麼叫做內賊。秦夫人道。我國倫理最重家庭。有了一些。三綱。五常。便壓制得婦女。絲毫不能自由。所以我黨中人。第一要絕夫婦之愛。割兒女之情。這名叫滅內賊。瑤瑟點頭道。這個與我思想最合。但不知甚麼又叫外賊。秦夫人道。外字是對世界上。國際種族講的。我黨第一要斬盡奴根。最忌的是媚外。最重的是自尊獨立。這名叫滅外賊。瑤瑟又點頭道。好宗旨。與我又是不謀而同。但不知甚麼又叫上賊。秦夫人道。上字是指人類地位講的。我國最尊敬的是君父。便是民賊獨夫。專制暴虐。也要服服帖帖。做個死奴忠鬼。這是我黨中最切齒的。所以我黨中人。遇着民賊獨夫。不共戴天。定要贏個他生我死方罷。這名叫滅上賊。瑤瑟撫掌笑道。好好。英雄所見。必定畧

罔。眼見得四個宗旨。與我罔了三個了。但不知下賊。又是怎樣。秦夫人也笑道。娘子莫慌。這滅卜賊。是你們萬萬做不到的。瑤瑟蹙然道。甚麼話。人人都是這副心腸。個個都是這樣思想。那有做不到的。夫人快快說來。秦夫人道。娘子要說。請你聽來。這下字是指人身部位講的。人生有。了。個。生。殖。器。便是。膠。膠。黏。黏。處處。都。現。出。個。情。字。容易。把。個。愛。國。身。體。墮落。情。竇。冷。卻。爲。國。的。念。頭。所以我黨中人。務要。絕。情。遏。慾。不近。濁。穢。雄。物。這便名叫滅卜賊。瑤瑟聞言。好生稀奇。將頭一悶。對着秦夫人道。夫人。自古道。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便是文明國。也要結婚自由。若照夫人說來。百年以後。地球上還有人麼。秦夫人嗄嗄大笑道。道娘子不免落在第二層。今果如此。娘子。你看我院中的公兒院。也有二三十個。怎麼。男。女。不。交。合。便不。能。生。育。嗎。瑤瑟大驚。慌忙跪在樓上道。夫人。我雖出洋。不學無術。怎懂得這個精玄道理。還望夫人。大發慈悲。早開茅塞。秦夫人慌忙扶起瑤瑟道。娘子不必如此。我老實對你說來。女子。生。育。並不。要。交。合。不過。一。點。精。虫。射在。卵。珠。裏。面。便。成。孕。了。我今。用。個。溫。筩。將。男。子。精。虫。接。下。種在。女。子。腹。內。不強。似。交。合。嗎。瑤瑟聽了。眞個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好生拜服要死。即時對秦夫人說道。夫人。

貴黨宗旨。件件精良。條條美善。我情願入會。不知能收納否。秦夫人笑道。還沒有。還沒有。除了這四賊外。還有三守。瑤瑟越發驚道。還有甚麽三守。望夫人一一賜教。秦夫人道。第一。世界。暗。權。明。勢。都歸。我。婦。女。掌中。守着。這。天。然。權。力。是我。女。子。分。內。事。第二。世界。上。男。子。是附。屬品。女子。是。主。人。翁。守着。這。天。然。主。人。資。格。是我。女。子。分。內。事。第三。女子。是。文。明。先。覺。一切。文。化。都從。女。子。開。創。守着。這。天。然。先。覺。資。格。是我。女。子。分。內。事。瑤瑟不住的點頭。贊嘆一番道。不知貴黨宗旨。還有沒有。秦夫人笑道。沒有了。把這四賊三守。一一做完。千條萬緒。不離本來。便算我花血黨一個完全人物了。瑤瑟道。夫人。頃纔聽得一番金言。使我生大歡喜。心地無碍。我主僕二人。情願入會。朝夕聽候教訓。千萬求夫人哀憐。秦夫人見他意思已誠。卽對瑤瑟說道。既然娘子不棄。我們怎不歡迎。只是今日已晚。等待明日。招集黨人。大開會堂。再入會罷。瑤瑟大喜。卽時又到第三樓。與鳳葵說了一番。到了次日午時。秦夫人挈着瑤瑟鳳葵。坐着電車。來到一個會場。裏面好不寬敞。足足可容六七千人。通氣機。自然扇。傳湏筒。都備得齊齊整整。場內黨人都到。見了秦夫人。起身致敬。秦夫人直登演說壇。演說一番。初說。我。國。已。被。異。族。壓。伏。

滅亡之禍就在眼前全靠我女子扶持扶持次說我黨中實力大增很有進步將成議報告一番最後乃說入會的人更加踴躍每日平均可得三千四百人並說瑤瑟鳳葵入會一事各人都拍掌秦夫人卽呼瑤瑟到壇前對着黨人質問一番把黨中宗旨一一承認復對着黨人發下一個大誓即將姓名籍貫報告黨人着書記員登入名籍次到鳳葵秦夫人道鳳葵你這身體是誰的鳳葵大聲答道我這身體天生的娘養的自已受用的問他則甚說罷滿黨大笑秦夫人也笑道鳳葵你說錯了你須知道你的身體先前是你自己的到了今日便是黨中的國家的自己沒有權柄了鳳葵方欲爭辨止見瑤瑟在旁將眼對着鳳葵光了一光鳳葵也不則聲秦夫人又道鳳葵你既進我黨中應服從我黨宗旨我今唸來給你聽罷第一

世界之中惟我獨尊夫婦兒女無碍無牽

說罷鳳葵將眼努努的望着瑤瑟滿堂又大笑瑤瑟慌忙把嘴使了一使鳳葵答道曉得秦夫人又道第二

我有國家獨立自尊權利光榮永保丕丞

鳳葵又道。曉得曉得。秦夫人道。第三。

等級。盡。滅。政法。平。等。民賊。獨。夫。不共。戴。天。

鳳葵道。不用說。都曉得了。秦夫人道。尙還有。第四。

生殖。自由。永斷。情癡。毋守。牀第。而誤。國事。

鳳葵努着嘴道。這却使。不。得。我還。沒。嫁。人。的。說未了。駭得秦夫人瑤瑟。面如土色。幸喜得黨人喧譟。還沒聽得。急忙遮掩過去道。鳳葵。你既確守我黨宗旨。應當衆發下誓願。瑤瑟又將嘴急使幾使。止見鳳葵大聲道。我若。翻了。嘴。皮。使守。一。世。活。寡。說罷。滿堂又不要命的大笑。入會已訖。將會解散。秦夫人又把瑤瑟。派當高等小學堂教員。一連又住許久。一日忽報鳳葵私出院外。不知何處去了。正是良馬原不羈。良士原不羣。無限脾肉恨。老盡英雄心。不知鳳葵又鬧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甚矣作書之難也。方瑤瑟之未入會也。宛曲以致之。艱難以驅之。自四回以降。無處不爲入會作勢。無處不爲入會生色。正如羣山萬壑。齊赴荆門。百折江河。朝宗瀛海。至此乃下一大結束。至結束既完。不將曰水窮山盡。觀止矣乎。乃又不得不使之出

會。夫必欲其出會。則必不得不於未入會之先。先種一出會之因。而後收出會之果。吾故爲之說曰天下。無。成。立。無破。壞。成立者破。壞。之因。而亦世。界。終。不。得。至。於。太。平。之。肯。觀。也。

天下最利害者莫如娘子軍。而娘子軍之別名。曰附骨疽。眞個防之難防。治之難治。不獨野蠻政府。爲之寒心。卽我亦當爲之喪膽。可知我國之弱之腐敗。特無十萬胭脂虎耳。張獻忠考取狀元之文曰。殺男不如殺女。殺女而男自隨。此雖酷烈之言。而亦實有絕大眼孔。絕大理想。秦漢以下。所見不到者。吾聞某省某處。有一女子秘密會。專以屢殺男子爲能。苟擴而充之。其力正未可量。此回所演。幷非誇大也。

此回一問一答。酷似楞嚴經中佛告阿難一節，愈出愈奇。愈接愈厲。令人應接不暇。至波瀾湧沸。風潮澎湃之時。忽又一折。正如遊五嶽者。初而遠脈蜿蜒。一起一伏。登高一望。忽逢絕壁。襲定盦詩云喜汝文無一平。吾於此回亦謂然。

第八回　觸黨忌連破酒色戒　示金言大施因材心

話說鳳葵。自從那日進會。一連開住許久。心中好些難耐。暗暗想道。老娘。喜。幹。事。偏生。

沒事幹拿着老娘吃閒飯。老娘又非沒飯吃這樣糊糊塗塗怎教挨得老娘死忽又恨道。這個都是秦丫頭弄鬼。又有甚麼鳥會鳥黨捏造甚麼鳥宗旨把老娘壓得要死老娘偏生不服他看他怎生對付我眞是不想不氣越想越氣。一連鼓鼓噪噪把個天香院。鬧得天昏地黑。黨員幾次禀告秦夫人道那蠻婢不服約束事事要與會中作對。今日若不驅逐出黨。將來天香院必定被他破壞。秦夫人本是個聰明才幹女子一來碍着瑤瑟面情。二來又見鳳葵一味天眞純是英雄本色不好將他看低的。止得吩咐黨員道。這人不守範圍。我也早已知道但尚有血性可取也是人材中很難得的。以後好好招待莫許生事。再過幾時我自有處置。黨人見秦夫人這樣吩咐也不好違拗。止得無言而退又過幾日忽報鳳葵私出院外眾人阻擋便是使拳使脚的要打現今不知何處去了秦夫人道讓他出去這次可着偵探員暗暗探聽。免得鬧出事來千萬莫說與金娘子知道。眾人又依言而退話說鳳葵來到院外擡頭一看喜道呵呀這牢院限了老娘一世今也看見天了。說罷信步而行時値仲春。萬花齊發鳥語風香。景色宜人。鳳葵又思念巧雲。心中越發悶惱邊想邊行不覺來到一箇風亭。鳳葵舉眼往上一觀。

上面寫着棲鳳亭三個大字。心中有些記得。猛然想起來道。呵呀。那些直娘賊賣老娘時節。正從這亭經過。老娘睡在扛上。也曾看得。說未了。忽然胸前撞了一撞。酒氣勃勃。香沁心脾。低頭一看。原來是個醉漢。左手倘捧着一壺酒。鳳葵心中。好生癢得難過。想道。那牢院說甚麼衛生不衛生。連酒都沒杯與老娘喝。荒得老娘清涎都有一斗來。今日看了這樣光景。怎不令老娘要死。卽時搶上幾步。把醉漢一把扯住道。醉漢。那酒賣不賣。將杯與老娘喝喝。止見那醉漢咿唔答道不賣不賣。爺爺這瓶酒。是西洋項上佛蘭地。阜帝喝得。爺爺喝得。你們要喝不得。說罷將手一掀。又要走。鳳葵聽了。心中越發難過。卽時又趕上幾步。一把扯住道。醉漢。你不賣也要。將杯與老娘喝喝。那醉漢發怒道。放屁放屁。這酒是爺爺自已受用的。你這醜鬼。都想食天鵞肉。鳳葵道。你不與老娘喝。須不應將酒來勾惹老娘。那醉漢一連將手掀了幾掀。那裏掀得脫。止聽得口內呢呢喃喃的唸道。南無救苦救難醜觀音。王母娘娘。阿彌陀佛。鳳葵笑道。你這亡八蛋的義和拳。前日送了老娘好些賠欵。今日又來咒老娘。老娘今日須放你不過。說罷。左手奪着壺。右手把他一推。推得醉漢跌過倒揷筋斗。再也掙不起來。鳳葵將酒壺奪在手

中。急忙揭開壺蓋。對着口中一傾。把壺酒一口氣兒喝完。嘆道。好酒好酒。將空壺望着醉漢一丟。反身又跑。足足又走里多路。來到一個村莊。遠遠地見一枝酒旗。端端的的射在眼簾裏來。旗上寫着一副對聯道。日本豪傑進我店。中國名士入吾門。鳳葵想道。老娘。今日。還止。喝得半肚。怎生痛快。一番。纔好。急忙將手在懷中揣了一揣。又沒一錢。止得大膽走進酒店。見上面坐着五六個男人。猜拳行令。好不熱鬧。鳳葵大聲叫道。酒保。有酒沒有。酒保答道。有有有。即時拿出一壺熱酒。放在席上。鳳葵坐下。往席上一看。又沒有菜。怒道。酒保。好糊塗。怎不拿菜與老娘吃吃。酒保答道。娘子。止有酒。沒有菜。須怪我們不得。鳳葵大怒。指着上席道。兀的不是菜。酒保道。那是昨天定辦的。這村中一時怎能辦起。鳳葵心中一想。果然說得有理。不得已。止得坐下。挨杯白酒。忽聞上席叫道。酒保。我們喝酒好沒興。與我叫個妓女陪陪。酒保答道。客官。這村中那有妓女。那人怒道。便無妓女。也有土娼。酒保道。土娼也沒有。那人越發怒道。便無土娼。這村中老的少的。好的醜好。隨意也叫個來陪陪。酒保方欲回答。止見旁邊兩個壯士。起來講道。酒保哥。我們大哥。脾氣不好。便是殺人也不眨眼的。你莫太直率。自取罪過。隨便在村中

好的醜的。止要是個婦人。將他吽來。便算消了你的差了。酒保不得已。止得愁眉愁眼。走出店外。鳳葵把上面那人一看。滿面黑痲。猙獰兇醜。旁邊坐着四個壯士。好似綠林模樣。不一時。酒保依舊一人回來。越發愁悶得很。鳳葵吽道。酒保拿酒來。酒保擡頭一看。答道。有有。說罷。提着壺。又把鳳葵看了幾眼。鳳葵想道。這鬼頭鬼腦。望着老娘則甚。移時酒保添着酒來。走到鳳葵身邊細語道。娘子。我有緊急事。請到樓上商議。忽聞上面又吽道。還沒來麼。酒保慌忙答道。便來了。便來了。說罷。將眼又使了幾使。上樓去了。鳳葵暗道。這亡八蛋的。把老娘眼使眉猜。老娘便上去。好歹結果他的性命。於是站起身來。大步行將上去。止見酒保雙脚跪在樓上。千頭萬頭的嗑道。娘子救我。娘子救我。鳳葵猛喝道。老娘一雙鐵拳。又硬又很。利害覇王鼎上撞鼓響。都打得個爽快。有事快說。老娘擔受得起。酒保慌忙道。娘子輕聲些。恐怕那賊聽得。方纔那賊。逼我吽婦人陪酒。這村中婦女。聞聽這話。閉着門。那裏敢出。若沒婦人消差。少時便性命難保。於今一不要娘子動氣。二不要娘子揮拳。止要前去。坐在席中。隨意喝幾杯酒。便算陪了他。少時我便重重叩謝。娘子可憐我呀。說能又拜。鳳葵挺着頭罵道。放屁。放屁。老娘是不近

雄物的。忽又猛想起來道。呵呀。那不近雄物。是秦丫頭說來。老娘別是爲他所愚嗎。若是平日。老娘便不使。偏生秦丫頭。說出這樣。鳥話。來。老娘。到要。使使。忽又想道。使得使得。我聽。巧。雲。娘。子。說。甚。麽。文。明。國。也要。結。婚。自。由。便是。佛。爺。有個。尼。姑。也有。一。個。和。尙。我今。近。了。他。便又。怎。的。偏生秦丫頭。耍在老娘面前搗鬼。想到這裏。一把無明業火。勃勃而上。又見酒保。兀自拜個不止。遂挺身對酒保說道。老娘是雷公打人。不知生死的。今日到要陪陪。須不怕了他。酒保聽了。歡歡喜喜。卽時下樓。對那人說道。來了來了。那人哈哈大笑。急忙起身。止見鳳葵。大步搶到上席道。誰要老娘陪酒。上面那人道。爺爺便是。衆人笑道。好個。太。生。成。的。與大哥。配。得。齊。齊。整。整。我們。一。點。醋。兒。都。吃。不。成。鳳葵道。拿碗來。等老娘陪。酒保答道。吓。是吓。不一刻。取了一對大碗來。足足可容半斗。衆人又笑道。好個。合。歡。杯。鳳葵拿碗在手道。敢與老娘。賭過一口十碗。衆人道。多了多了。合歡。酒。那。裏。這。等。急。促。好好。一。口。一。碗。夫婦。成。兩。那人笑笑瞇瞇。把鳳葵眉來眉去。鳳葵却也曉得。止裝不知。拿着碗。一口而盡。那人也一口而盡。衆人笑贊道。交杯。一。恭喜。大。哥。夫婦。齊。眉。贊。罷。又篩。鳳葵又一口而盡。那人也是如此。衆人又贊道。交杯二。恭喜。

大。哥。連生。貴。兒。說罷。又篩。一連喝上十碗。那人大醉。伏着席吐個不止。鳳葵笑道。這點。小。本。錢。怎。彀。容。得。老。娘。老娘喝個你看。說罷。一連又喝十碗。丟下碗。將席上肉菜。抓着亂吃。一洗而盡。起身來道。多謝。老娘這回彀意了。說罷。大步出店而去。走到半途。不好了。走得太急。酒興發作了。卽時輟步。在株樹下。坐着將息。忽聽得前面大譟而起。鳳葵舉眼一看。乃是七八個童子。趕着兩個交合狗。止見那狗。被衆童所趕。你一扯來。他一拖去。鳳葵怒道。你這。孽。畜。我。天。香。院。章。程。分。明。說。着。不。近。雄。物。你。竟。敢。私。在。這。裏。行。淫。嗎。說罷。卽在腰上。解下一條帶來。搶上前去。把兩狗中間交點縛着。拖住又走。一直來到天香院前。回頭一看。兩狗已死。中間還是交着。鳳葵大笑大喊。驚得滿院女子。都出來觀看。見是兩隻交合狗。各掩目而走。鳳葵順手扯着兩個女子道。丫頭莫走。與老。娘。把。這。中。鬦。取。脫。來。兩女死死不肯。鳳葵大怒道。惹得。老。娘。氣。來。把。這。牢。院。一。把。火。看你守。節。來。說罷。兩手拿着兩狗。用力一分。把兩狗扯脫。那隻雄狗的陽物。長長的掉下來。足足有六七寸。鳳葵哈哈大笑。把隻雌狗丟下。拿着一隻雄狗。對着左右一揚。那知二女已走。卽時跑進院來叫道。雄物。來。呀。雄物。來。呀。將狗陽對着婦人。臉上。一。送。襯下。一。

撞。趕得那些婦人。東逃西躲。滿院沸騰。忽聞瑤瑟喝道。婢子還不住手。鳳葵這時。酒已鬧得半醒。聞聽這喜。方纔將狗一丟。跑到第三樓睡去了。早有偵探把鳳葵以上事情。一五一十。稟告秦夫人。秦夫人聽得大怒道。別的事情都可。這事却使不得。我天香院這戒一破。還能固得團體。支持得國家嗎。不一時。瑤瑟亦到。慌忙伏地請罪。夫人扶起來道。不干娘子事情。我自有發落。次日喚着鳳葵到面前說道。你屢次犯我黨中條規。我都看你主人面。恕了你。你今做下這事。我這裡容你不得了。我今教你往別地方。不忌。酒。色。不畏。地獄。專用。柔。媚。化。人。與你宗旨最合。你須好好記着。鳳葵酒醒。也自知罪過。唯唯受命。正是不是一番金言。怎喚起熱血三千觔。雄圖九萬里。打盡不平人。吐盡不平氣。便教雙拳扭轉乾坤運。一掌剷盡民賊心。不知秦夫人說出甚麼地方來。且聽下回分解。

鳳葵大鬧天香院一回。全似從水滸傳魯智深醉打山門。脫胎而出。然魯達。之。破。酒。肉。戒。易。而鳳。葵。之。破。色。戒。難。此非極大苦心。何能經營到此。何也。使鳳葵破色戒而直。與人。野。合。直與。人。共。寢。則全。失。英。雄。面。目。與前。大。相。矛。盾。矣。乃此。回。灑。灑。脫。脫。不。

顯一點卑鄙不低。一點身價竟將色戒破得爽爽利利。絲毫無餘。此作者之善於取巧也。然水滸傳魯達鬧酒有兩次。此獨一次。作者蓋深知其着筆難矣。

吾讀鳳葵鬧院。而嘆秦夫人之不如鳳葵也。若以佛理論之。則鳳葵已到不可思議。而秦夫人反落第二等。佛法小乘。則戒酒戒色戒葷戒殺。若至大乘則婬殺都是佛性。無生分別。如鳳葵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最得佛家之上上者矣。豈秦夫人所能羈耶。

女媧石甲卷已完。而書中主人翁尚未出現。蓋作者亦將自思曰。此等主人最難得。非有囊括一切。俯伏羣流。如古時之所謂英主者不能。雖以秦夫人博學多識。寬懷大度。尚且不足以服鳳葵。何況其他耶。

女媧石（甲卷）終

光緒三十年六月初版印行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再版印行

定價弍角半

著者　海天獨嘯子

印刷所　友文堂

發行所　東亞編輯局

（女媧石甲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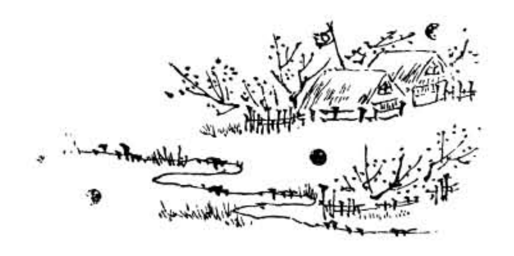
女娼石

女媧石

閨秀救國小說

女媧石(乙卷)目錄

女媧石（乙卷）目錄（畢）



女媧石（乙卷）

海天獨嘯子著
臥虎浪士批

第九回　秦夫人發明電馬　瑤女士誤擊氣球

詩曰。生男勿喜女勿悲。看女卻爲國門楣。
桴鼓一聲虜心死。渡河先見女軍儀。

話說這首詩。是鄙人口占弔宋朝梁夫人的。原來我國人民。不是天生成有種柔弱委靡做奴做狗的性質。若就歷史而論。單的要服從一個英明君主。賞的賞。罰的罰。他便活潑有用起來。那君主也不論他是無賴是盜賊是野蠻賤族。止要有個紅亮亮的頂戴。毛刺刺的花翎。他也便披的披。戴的戴。磕的磕頭。請的請安。死心踏地做個攀龍附鳳的忠臣。所以做書的人。想到這裡。生出一個大大的方法來。止願我國千秋萬歲。所有主權。盡歸帝統。那帝統自漢朝呂后傳於三四百代。孫。武后自唐朝武后傳於七八百代。不肖孫胡后到了這時。又向歐洲英國女皇

維多利亞。分來一半權柄。李夫人做先鋒。孫夫人做合後。梁夫人做鼓吏。唐太眞漢飛燕垂簾聽政。曹大家做學務大臣。吹吹打打。熱熱鬧鬧。合盤托出。交於我全國太太奶奶小姐姑娘之手。那時一般官場也止好搖頭擺尾。乞憐於我女大人女官家之裙履。做書的也止好搖搖擺擺。大呼於國門曰。天下事大定矣。於今閑話休講。話歸本題。

話說女媧石中。一個大大人物。名叫鳳葵。自從那日鬧了天香院。秦夫人執意要將他逐出黨外。當日樓中喚着吩咐道。我看你天眞爛熳。不守範圍。不是我黨材料。我今指引你一個地方。離這里二千餘里。名叫芒澤省。省中有個黨。名叫春融黨。黨魁姓崔名雪膊。渾號自在女尊。素來與我交好。那黨不忌酒色。不惜身體。專要一般國女。喜捨肉身。在花天酒地。演說文明因緣。設有百大妓院。三千勾欄。勾引得一般睡狂學生。腐敗官場。無不消魂攝魄。樂爲之死。所以他的勢力比我還强百倍。我今有書信在此。好好將去。自然派你一個大大的職事。鳳葵聽罷。拜了幾拜。即有侍女托出黃金百兩。寶劍一柄。鳳葵拜謝。一一收訖。當日作別了便行。瑤瑟卻戀戀難捨。挽手送出院外。揮淚而

別。衆黨員歡天喜地。共道。趕去一隻野虎。免得終日驚天動地。自此重整院規。再申厲禁。不在話下。不說鳳葵取路至芒澤。且說瑤瑟回到院中。心中鬱鬱不樂。與秦夫人商議。意欲往外遊覽一次。藉看全國黨派情形。或能聯絡情誼。爲他日獨立一助。秦夫人欣然應允。順便派他一個調查本黨支部的差幹。給發知照。着沿途黨人。加意保護。次日招集黨員。與瑤瑟餞行。席間秦夫人珍重付託一番。各黨人亦有一番祝辭。少時秦夫人回顧侍女。叫聲取來。不一會。侍女取出一枝手鎗。秦夫人接着。雙手遞與瑤瑟道。這鎗乃黨中十大發明之一。能中十二英里。其彈純用爆發藥所造。射至空中。能生瓦斯四百六十三萬倍。非急難時。切不可用。瑤瑟雙手接着。拜謝收領。不一會。一聲響喨。牽出一匹馬來。瑤瑟擧眼一看。止見那

四蹄轔轔。毛髮森然。長可六尺。高可及肩。一聲機關運轉。賽過驊騮三千。

瑤瑟看罷。贊道。夫人神工鬼匠。古所未能。今所未有。敢問夫人。兀的不是根據諸葛木馬妙法。變化出來的麼。秦夫人笑道。不是不是。古代陳法。已屬糟粕。今人自有一番聰明。何必做古人奴隸。我今告你。這馬名叫電馬。一非古代所有。二非西人發明。乃是二

十世紀電力時代應運起的自十八世紀。發明電淚以還。世人已知電氣之勢力。大莫與京。雖亞當氏林得綏氏雷司氏亨利氏諸人。先後繼起。各有心得。各有創明。然電力之實用尚未得顯即如特司納氏。能以赫氏電淚。駕駛船舶。其實止能供學者玩具之用。其應用者。如無線電信之類。特其幻力耳一旦用其實力。則已笨陋不堪可見近世學術淺陋之證譬如電車則必用軌道電信則必用軌線一何可笑殊不知動力發生原備有自由之性質看人應用如何譬如我之電馬機關。配置與蒸汽機關也沒甚差異。中備活栓數個。使電氣循環運轉活潑自如。外有御機一個。乘者手執御機如執韁繩。向左則左走向右則右走。向上則躍走向下則伏走。緩開則緩走。疾開則疾走不開則不走。豈不活潑自由嗎瑤瑟驚道。向左向右。固不足奇。不知如何又能躍走起來。秦夫人笑道。精微奧妙便在這裏世人用電車必用軌道也是坐於不懂這理之故所以登高涉河跋路陷絆全然沒法不得已。止好敷設軌道罷了。殊不知放電之時。各體間皆有火星飛躍其衝激之力每一馬力。能及一英里百分之三若更以深茄色光助之每一馬力能及一英里百分之三零四我這電馬。凡四十三馬力豈有不能平躍之理。瑤瑟

聽罷。恍然大悟。贊道。不是夫人天才。那能及此。少時席散。瑤瑟佩了鎗。隨身帶些銀兩。與秦夫人及衆黨員握手作別。躍身上馬。衆黨員振巾歡呼萬歲。瑤瑟開着電機便行。迤邐來到前程。千山萬水。瞥眼而過。沿途男女。夾道而觀。少時來到一個城市。瑤瑟見城內市民雜沓。往來絡繹。止得按轡緩行。忽然一聲萬歲鬧裏。即聞呼道。請夫人下馬。瑤瑟定睛一看。兩旁排列千百黨人。瑤瑟知道是第一分會。慌忙收住機關。下馬爲禮。即有黨員引路。前遮後擁。來到一個大閣。將馬交電工室換易電池。衆黨員陪着瑤瑟。喝了幾口珈琲。寒暄數句。瑤瑟即同衆黨員。把那閣展觀一次。止見那閣。寬可千英尺。高可一英里。重重樓台。上接碧漢。其中、也有機械室。氣象台。電工室。化學、試驗室。會場、端的可亞天香院。瑤瑟贊嘆一番。復與衆黨員坐定。談論黨中各項情節。復將秦夫人吩咐言語。勉勗一遍。少時到會場大閱黨員。也有女技師八十人。學生六百餘人。偵探、部二百四十人。女樂部三十人。見習刺殺生三百二十四人。電球航天手六十人。外有、新入黨員四萬五千六十三人。統由分部長報告諸事調查已畢。衆黨員陪到食堂。用了晚膳。是夜無事到俱樂部聽些音樂。與衆黨員蹴球一番。方纔就寢。次日起來。用了朝

臃。復乘電馬。向第二支部進發。若論那馬。每日能行二千三百英里。止是那時。正値春末夏初。亂紅鋪地。山色宜人。瑤瑟貪看風景。緩轡而行。行了幾時。忽見天空一朶黑雲。其疾如彈。瑤瑟用望遠鏡向空一望。卻認不仔細。好似一個大鳥。振着兩翅。向南進發。斜掠橫飛。縱橫如意。瑤瑟想道。我聞亞美利加野蠻地方有種大鳥。其名爲鷲。常攫人鳥。莫不便是這個孽禽。揣着有手鎗在地。何不將他一試。一來看看這手鎗的實力。二來擊下這鳥。可爲我國博物學家一助。計議已定。扣住了電機。身上取出鎗來。覷得端端正正。一鎗放去。不偏不歪。正中黑影。好似穿過黑影。一片火光爆裂。不知高低。喝一聲彩。再用望遠鏡看時。不好。……不好。那片黑影。對着自己撲罩而來。瑤瑟大驚。縱着電馬便走。行了三四分鐘。抬頭一看。那片黑影。直在頭上閃爍。瑤瑟叫聲苦也。縱着電馬全力。死命逃難。止見瑤瑟向東逃。便東追。向西逃。便西趕。那裡得脫。急得瑤瑟大汗淋淋。小汗熠熠。三魂不在。七魄剩一。忽然撲地一聲響喨。和人帶馬。倒在坑內。正是無心遁入粉黛陣。有意指與夫人城。不知瑤瑟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寫秦夫人一派。酷有君主風。然鄙人但願有君主風。但願我國之歷史有君主風。但

願我國之民情有君主風有奮起而罵者曰。好兄弟。你莫罵。我見你昨日之自由會。已散矣」

腐敗官場。輕狂學生。此二語并舉。非秦夫人不能道。我國自破決舊學網羅以還。好新喜異者。并修身倫理亦破壞之。於是人人以尙輕狂務尖利爲得計。其實國家元氣剝損殆盡矣。異日若有亡國之禍。吾當爲孔子鳴冤。

作者處處言發明。處處多驚人語。然我國富於發明之性質。作者所公認。閱者所公認。亦白人所公認也。前此黑暗層中。腐陳相繼。其無發明。固無足怪。然於腐敗學中亦開出其許多面目。吾知自今而後。必有可觀者。西人謂未來世紀中。支那人將有最新武器出現於世。吾亦謂然。

秦夫人說明電氣學術一段。有根有據。獨闢新思。眞可以俯瞰世界。此又在封神法寳之例外。今人動口必稱日本。亦未爲不是。然反覆言之至於不已。何一旦自卑若此。因知作者必有傲骨也。

此回忽於前面作段楔子。講段笑語。爲小說例所無。然今日自由世界。何必引例。自

我作僞可也。吾知作者於此理想必思之爛熟。

第十回　湘雲大開洗腦舖　瑤瑟參觀國醫場

話說瑤瑟和人帶馬倒在坑內。似有人將他提起。自己卻昏昏沉沉。不省人事。不知歷了若干時。如夢醒來。身在床上。頭上有些微痛。用手一摩。抹下好些血漬。瑤瑟大驚。回面一看。床邊坐着一位二十三四歲來的婦人。身着白衣。腰纏白裙。容貌都麗。丰采灑脫。甚似女醫的光景。指着瑤瑟笑道。今番醒也。瑤瑟驚問道。娘子是何人。冗的將我怎樣。那婦人笑道。娘子莫驚。且請起來。到後房敘話。瑤瑟勉强起來。那婦人扶着。一步一步。來到後房。房中、掛着好些、解剖、圖、生理、圖、微虫圖、安樂、椅、鐵床、安置得齊整。那婦人待瑤瑟坐定。慌忙跪在地下請罪道。有眼不識國女。死罪死罪。瑤瑟慌忙答禮道。娘子爲何如此大禮。妾實夢昧。願開茅塞。那婦人道。俺姓楚。名湘雲。參充白十字社會員。蒙社長派俺在此。開一洗腦院。與人洗腦。不知千千萬萬。適間娘子。不知何事。衝犯了敝社社長。落在陷人穽內。料道娘子。定是野蠻政府。請求撲滅我們的。不由得大怒道。我們替天行道。替民効忠。娘子反生異心。腦內必有反筋。着俺與娘子加工洗滌。務必撥亂

反。正。俺當時受了社長一番鈞命。不由得不下手。即時將娘子腦筋。解割出來。卻奇怪。那腦筋潔白無垢。不似亂臣賊子。彼時大驚。往娘子身上一搜。搜出貴黨知照來。原來敝社與貴黨本係同盟。若非搜檢得快。險些傷了義氣。說罷又拜。瑤瑟聞言。如醉初醒。如夢初覺。心中卻好生驚奇不定。即時問道。據娘子說來。敢是將人的腦筋。用藥洗滌麼。湘雲笑道。正是正是。原來我黨領袖。姓湯名翠仙。因見我國人民。年災月難。得下歎骨證來。所以許下齊天大願。若得我國病愈。願洗四萬萬腦筋。奉答上帝。今已建醮半年。洗下腦筋。也有四五百萬了。瑤瑟驚道。呵呀。世界上那有這樣事業。敢問娘子。洗腦之法。還是怎樣。洗腦之時。用何藥品。願一一賜教。以開茅塞。湘雲笑道。娘子莫驚。聽俺道來。大凡人的腦筋。在初生時候。潔白如玉。嫩膩如漿。固無善惡。亦無智愚。到身體長育時候。受種種內因。感種種外觸。結構不同。機關亦異。到了這時。有三不治。瑤瑟問道。那三不治。湘雲道。第一。由於人事富貴之家。放棄體力。任用思想。所以腦筋異常發育。機關愈捷。反射愈靈。貧賤之家。任用體力。放棄腦筋。久之又久。機關滯塞。感射不靈。腦袋之中竟成肉質。犯此病者。第一不治。瑤瑟道。敢問第二。湘雲道。第二。由於地理海國

之民。多食魚介。其中原質。能補腦筋。流水平衍。時送感想。感之又感。腦筋愈靈。山國之民。多食蔬草。其中原質。多補肉體。朝對峙嶽。暮對立峯。腦筋感觸。浸成定質。犯此病者。第二不治。瑤瑟道。敢問第三。湘雲道。第三由於天然機關結搆。過於緊逼。腦光收縮。無反射力。既無色慾。又無感情。犯此病者。第三不治。瑤瑟問道。據娘子說。要甚等人。方能合格。湘雲笑道娘子莫急。且請看來。湘雲說罷。徃講習室內。取出一副圖來。瑤瑟接着。展開一看。上面畫着腦筋。端的不下兩三百種。也有黑薰薰的。也有灰黑斑點夾雜的。也有如蜂巢的。也有硬塊的。也有印着物形的。瑤瑟問道。這些腦筋。從何而來。湘雲笑道。這便是貴國的人物。大凡人有想像。無不印於腦筋。譬如我國官塲。揣摩的是上司意旨。想望的是濶差好缺。若將那副腦筋。解剖出來。其色灰黑。如烟如霧。中間隱隱約約。現出一個上司相片。周圍筋絡交錯。好似金錢現影。瑤瑟將圖一看道。呵呀。不錯。湘雲又道。譬如我國士子。所唸的是朱註。所哼的是八股。所摩倣的是小題正鵠。八銘塾鈔。高等的便是幾篇時墨。積之又久。充滿腦筋。膨脹磅礴。幾無隙地。若將那副腦筋。解剖出來。其臭如糞。其腐如泥。灰黑斑點。酷類蜂巢。瑤瑟又將圖一看道。呵呀。不錯不錯。

湘雲又道。譬如我國學生。虛唱革命。假談自由。其實所想的是嬌妻美妾紅頂花翎。若將那副腦筋。解剖出來。其處如烟。其浮如水。中有印着筆的印着嘴的并有印着美人相片的瑤瑟又把圖一看道。呵呀。實在不錯。這美人還纏着紅裙兒。湘雲嘆道。唉。娘子。你看這等腦筋。若要重返眞元。再復故物。苟非洗之又洗。刷之又刷。怎能掃除塵穢。重現光明呢。瑤瑟點頭道。娘子所說。確係至理。但不知所用藥品。又是如何。湘雲道。俺用藥品。種類不一。實則盡從化學得來。譬如腦筋。爲利祿所薰壞者。俺用綠氣將他漂白。頃刻之間。再復元質。又如我國人民。想望金銀。其腦因感。遂定堅質。俺用黃水將他熔解。再用燐質將他洗濯。又如腦筋之中。印有相片或金錢影。俺用硫強將他化除。再用骨灰將他濾過。安放腦中。遂如原形。又有腦筋如烟或竟如水。俺能用藥使之凝結。又能用藥使之結晶。若夫黑斑過多。蜂窠縱橫。隨手成粉。見風成泥。洗不可洗。刷不可刷。俺不得已。只好挖去原腦。補以牛腦。如法安置。萬無一失。瑤瑟聽罷。贊嘆不已道。眞個回春妙手。救國良醫。若非貴領袖婆心慈腸。發下這等大願。怎能再造國民。重覩天日呢。說未了。止見一個侍女。前來請用晚膳。湘雲上前引路。彎彎曲曲。過了許多醫堂。果

見麻翻了許多人。倒一個順一個睡在案上。許多女醫。穿着白衣白裙。漂的洗的動刀的。配藥的。最後看見一腦。解剖出來。盡是綠菌。瑤瑟問道。這腦又是何人。湘雲笑道。這是我國最大攷據家王眞儒。娘子怎不知道。瑤瑟笑聲果然名不負實。次後來到一個參考室。瓶內養着好些腦筋。標着年月姓名。壁上掛着好些腦虫圖。瑤瑟問道。人腦中爲何又有虫來。湘雲笑道。人體內無處無微虫。腦筋內何獨不然。但腦內之虫。善惡不等。每秒時能滋生四十三萬。腦痛之病。健忘之疾。全由這虫所致。這是俺近來用四百萬倍顯微鏡。發明出來的。瑤瑟復點頭稱贊。隨後便是腦光圖。凸光。凹光。反光。正光。動光。靜光。曲光。直光。銳光。鈍光。奇奇怪怪。無一不備。瑤瑟飽看一番。方纔來到食堂。二人分賓主坐定。席中菜品。無非薰鳥燒雞烤肉之類。湘雲喝了兩杯酒。瑤瑟推以黨規不飲。二人正在席中。談些閒話。忽報領袖來到。正是毋妨披膽談天下。有意泛舟訪芝蘭。畢竟這領袖是何人。且俟下回分解。

南無救苦救難十方觀世音湘雲娘子。觀音說法。千手千眼。舉凡衆生。爲鈍爲愚。無量根器。能於無量根器中現身說法。助彼得渡。其所現身。或婦女身。或老幼身。或不

具。身。法。無。二。法。身。無。二。身。爲。乾。狗。擷。雨。量。微。塵。一。切。解。脫。具。足。佛。性。又。能。於。無。量。性。海。中。演。說。妙。諦。所。見。聞。世。不。見。聞。世。山。河。大。地。異。界。衆。生。皆。發。慧。光。生。大。歡。喜。何以知之。知之於湘雲之洗腦。

是回全爲調祝時世之文。妙在又能夾說科學理論。於痛切淋漓之中。時閃時爍。異樣光彩。至其筆墨暢達。文勢雄壯。尤其餘事。今人有以看花炮爲得意者。而不知更有一花炮之倒瀉影在也。冬日苦寒。愁雲四合。向爐獨坐。鬱鬱無聊。得此一讀。如聞陽春花鼓。稱快者久之。

初讀此回。不禁一嘆曰。湘雲之術雖高。使臭如糞。腐如泥。其將何以洗乎。及讀至後。果如所言。可知英雄所見。大略相同。

此回中忽平空加一諧詼語。如瑤瑟又將圖一看道。呵呀實在不錯。這美人尙纏着紅裙兒。使我抱腹者再。可知作者以文爲戲。一何灑脫。然仔細思之。實非正例。讀至此我欲下一疑問曰。秦夫人手鎗既利害若此。何以湯翠仙之氣球被擊而後。幷無傷損。是豈情理所有哉。作者曰否否。欲知此故。且看下文。

第十一回　瑤瑟當席晤快人　瓊仙後園比武器

却說二人正在席中談論之間。忽報領袖來了。二人方待起迎。正見那婦人已進食堂來。笑道。悔氣悔氣。撞着那兒奴才。瑤瑟看那婦人時。頭戴綷花時世冠。身纏紫榴緊身裳。下身穿一條鳳尾留仙摺葉裙。手中拿一本書。舉止灑脫。容貌俊俏。湘雲笑道。瓊妹妹又有甚麼著作了。那婦人也笑道。別是那兒話。沒事情到圖書館找書看。撞着一個乾不乾凈不凈的後生兒。自已說是出洋留學生。找着咱們談話。咱們勉强應承了兩句兒。他便親親熱熱的。懷中取出一本條陳。說是要上魏尚書的。給咱們瞧。那處不好的。還請咱們給他更改。咱們也不知道書中端的說甚麼請立憲。開議院。興學堂。地方自治。若論題目。到是了得。止是才情大了些兒。累累十餘萬言。富貴人那裡看得許多。便是咱們也不耐煩瞧。湘雲接着說道。不見他們終日誇文矜墨。做些文弱事情。那些政府。那裡瞧他。徒然使官場多添個字簍。那婦人又說道。可不是嗎。多咱聽得說。好些斯文虫。大驚小怪的。外務部每天接來十多個電報。都是他們打來的。政務處那些大人先生。個一個氣急了道。你們這些小孩兒們。那裡彀得上說話。咱們的事情。你們都

彀管嗎。噯。我也別管他許多。這封書姐姐給他隨意兒勾一勾罷說罷將書遞與湘雲湘雲道。有新客在此。相見了再計議。瑤瑟聞道領袖二字。料道是白十字社會長。慌忙施禮道。適間衝犯。望祈恕罪。那婦人走近兩步。執着瑤瑟的手道。好姐姐、別多禮。拉拉手罷。湘雲指着那婦人道。這是敝社會長的妹妹。名叫瓊仙。又笑指瑤瑟對瓊仙說道。這位便是翠領袖新擒來的佳客。名叫瑤瑟。瓊仙將瑤瑟相了一相。說道。哎呀。原來是這位姐姐、聽得咱們姐姐說。姐姐有枝好手鎗。還有一匹好電馬。眞個了得。咱們止是不信。那馬兒倒別說起。若說起鎗兒。咱們也敲敲打打。做些技師工夫。若論打靶。也能打過幾寸厚鐵。剽剽的穿過透空。不見影兒。咱們有意要合姐姐會會。尋姐姐指駁些兒。又聽得咱們姐姐說、發往洗腦院去了。被咱們一頓氣兒發作。嘔得咱們好苦。姐姐、自古道聞名不如見面。賢友勝於良師。那枝鎗兒還在麼。湘雲笑道。瓊妹妹一味好勝。還是舊來脾氣。你也與客應酬幾句。纔說那些話。瓊仙道。姐姐也是不直性。咱們止是爽快些兒罷了。好姊妹還要低低苕苕拉些官場牌調嗎。瑤瑟謙讓道。荷蒙姐姐過愛。妹妹止是不敢。若論那鎗。原是敝黨領袖發明的。妹妹研究工業。有志未逮。願求世界

名家。贊爲弟子。若蒙姐姐不棄。願請指教指教。瓊仙笑道。是咯。好姐姐。最與咱們對勁兒。湘雲姐姐。止是撒酸。湘雲接着說道。妹妹跑了一日。想也餓了。隨意也來陪客。嚥兩口肉汁。我們用膳罷。湘雲扯瓊仙就座。瓊仙搖手道。別客氣。別客氣。咱們在羣珍樓。喝了幾口婆羅羹。肚裏還飽些個。取了鎗便來說罷。將書撒在湘雲懷裡。喚侍女叫副馬車。電也似跑回去了。湘雲笑向瑤瑟道。這位妹妹。好生性高。決不肯低半點氣、娘子隨意與他比試一番。使他不敢輕視世界。瑤瑟道。這倒不敢。若論我那鎗。能中十二英里。子碼都是爆發藥造的。但瓊仙娘子。既出大言。必有實學。但不知他的鎗又是如何。湘雲道。俺也不知底實。止終日聞他說。發明甚麼火藥。能生炭養與輕氣瓦斯四萬倍。瑤瑟點頭。又道。但不知他的鎗式如何。湘雲笑道。說來令人好笑。止見他一人。終日吵吵鬧鬧。說道來福鎗也不好。毛瑟鎗也不好。又託人在德國買來一枝電氣鎗。也說是不好。後來沒法。自已閉着門。晝夜不息的敲敲打打。那裡管得他許多閒事。瑤瑟又點頭。二人用膳。將次用完。止見瓊仙。拿着鎗。健步走來。笑道。二位姐姐。沾了幾擔兒秀才氣。還在你推我就嗎。湘雲也笑道。好個性急人。喜的瑤瑟娘子不見外。瓊仙道。哎呀。人

生百歲不過一眨眼的光景少壯不作急老大徒傷悲掉斯掉文躭些時日費些精神作甚麼我想這個浮世如夢的身子能彀做幾天事呢一恍兒就白了頭勾了腰一邊說一邊用手攪亂了杯盤。叫侍女收去罷。瑤姐姐與我性情很合式的。湘雲道。且緩。比試雖好。只是你說瓦斯幾萬倍。他說他的瓦斯幾萬倍。莫將我的洗腦院炸翻了。叫敎我爲難。還要想個菩法。瓊仙道。別要緊。別要緊。後面花園裡。挖個洞兒。咱們和瑤姐姐。跕在假山上。做一塊兒射擊。止看爆裂力的强弱便了。瑤瑟道。這個最好。湘雲即叫侍女。取出隧道器械。瓊仙拿着鎗。親自督率幾個强壯侍女去了。少時湘雲在房內取出瑤瑟的鎗。掛了子碼袋。湘雲也用手巾包了幾樣物件。二人一先一後。來到院後花園。止見那花園。好生寬敞。比歐美公園規模還要大了。也有寒帶苔草。熱帶花木。亦有可珍之鳥。難致之獸。行了十多分鐘。來到一個水族博覽所。後面便是個三四十來丈高的假山。那假山三面皆池。流水灣灣。游魚欵欵。中間一個二龍戲珠的噴水器。噴得那水百來丈高。二人上得假山。止見瓊仙合幾個侍女。已先在那裡等候。瑤瑟把眼向前一望。約有一個中里之遠。現在兩個大洞來。一個在左。一個在右。相隔約十餘丈。瑤瑟

道。妹妹止是不敢。請瓊娘子先射瓊仙道也好。咱們只是性急些兒。有見笑的。好請姐姐指教。說罷。摺上裙兒、拿着鎗。上了子碼。輕舒玉腕。剽注柳眉。端的端端正正。覷的親親切切。正待要放。湘雲止住道。且緩。瓊仙聽說道。我國婦女從古不武。至今文弱。這種風氣。談及社會。宋明以還。一任外族侵淩。今得二位姊妹。比試一番。一來見我國學術長進。二來見我國武運大興。俺中心雀躍。爲我國前途一賀。今有些小薄物。聊爲二位姊妹利品。但有贏者。即以奉贈。說罷。將手巾打開。乃是菊花寶星一顆。瑞士利劍一柄。擺在地下。瓊仙道。我也不管他利品不利品。好姐姐。別要胡拉溜扯。瞧咱們放一鎗罷。說罷一鎗放去。一片火光。沙石飛揚。烟散處。用望遠鏡一看。那洞兒約比舊大了三分之一。湘雲瑤瑟。齊聲道好。瓊仙笑道。這也不算甚麼。咱們的止到這樣田地了。這回輪到瑤姐姐。咱們卻要領教領教。說罷。撒了鎗。取下裙兒。卻早出些微汗。解開緊身外衣。叫侍女掌兩扇兒。坐在假山石上。看瑤瑟射擊。瑤瑟拿着鎗。對二位女士說道。兩位姐姐聽稟。妹妹先前說過。這鎗幷非妹妹所造。其中實力。幷不知道。如有見拙之處。二位姐姐切勿見笑。湘雲瓊仙同聲答道。別吝教。止管射來。瑤瑟也緊扎全身。上了子碼。端着

鎗。向前一指。即收着道。今番妹妹輸了。湘雲道。怎見得娘子輸了。瑤瑟指道。你看瓊姐姐所射之洞。石少土多。妹今所射之洞。石多土少。石多土少。故爆裂易。石少土多。故爆裂難。我今有個善法。不射洞中。止射洞界罷。二人未及回言。止見瑤瑟、倒豎柳眉。圓睜鳳睛。右手如托泰山。左手如瀉秋水。火噴如落日。彈飛如流星。說時遲。那時快。一聲爆發。天崩地裂。樹木橫飛。土石虀碎。忽然後面一人大聲叫道。眞個好鎗。正是不是一番比試。怎見得學問海樣深。實力天來大。直教觀音座下。羅拜幾多英雄。救世軍中。排列千百娘子。欲知這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瓊仙眞令人拜服。令我如親聞芳澤。近在咫尺。作者眞令人拜服。令我如親覩瓊仙之神情。躍躍紙上。瓊仙快人也。作者快筆也。非作者不能有瓊仙。非瓊仙不能使作者筆飛墨舞。遂至若此。咄咄瓊仙。咄咄作者。

瓊仙有兩種身分。佳公子一也。俐婦人二也。其佳公子之身分。可比戰國時之信陵。其俐婦人之身分。可比紅樓夢之鳳姐。

是回多用頓逗法。波瀾之起。決不肯輕落。必至淋漓盡興而後已。如瓊仙端鎗欲放。

忽有湘雲止住道。且緩。中間又加篇祝辭。加篇賀辭。加篇感嘆辭。瑤瑟端鎗欲放。忽又一指收住。直至一忍再忍。一耐再耐之後。方纔奔波逸浪。驚馬行雲。如傾大海。以一瀉出之。其筆力之大可及也。其筆情之忍。不可及也。

瓊仙痛論掉文一篇。眞可置之座右。爲我等勸學語。蓋人生六十。夜居其半。疾病居其十分之一。飲食起居居其十分之二。玩遊居其十分之四。衰老居其十分之三。所餘之時。爲做事時。則爲時亦甚少矣。使復以虛文縟節。拋棄時光。則做事時間之率。少之又少。或至於無。西人通計一人一生。與其妻接吻之時。合之可成三年。況我國之繁縟禮節。又不止於接吻之數也。岳武穆詞云。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鄙人謹聞命。

第十二回　阿妹負氣三卻姐命　女傑求學夜半出逃

話說瑤瑟一鎗放出。止見一片火光。天崩地裂。烟散處一看。已將洞界炸開。兩洞合成一洞。三人看得仔細。忽然後面一人大聲叫好。三人回頭一看。原來是白十字社長湯翠仙。止見他額濶面圓。目如丹鳳。舉止大方。氣宇軒昂。大步走向前來。執着瑤瑟的手

笑道。可知英雄國女。必有過人。名下果無虛傳也。湘雲笑道。首領來得湊巧。與二位姊妹定個輸贏。瑤瑟慌忙放了鎗。拜問姓名已畢。翠仙顧着瓊仙說道。俺在此觀看多時。妹妹可知是你輸了。湘雲笑道。瓊妹妹止差了些兒。不爭的也炸得好看。這回利品。饒瑤姐得了。說罷。地下拾了寶星利劍。雙手捧與瑤瑟。瑤瑟那裡肯受。原來湘雲之意。一心要借瑤瑟壓服瓊仙。使他不敢驕人。誰知瓊仙是性高人。聽了這些冷言熱語。不由得不氣。當時面上氣得青一塊。紅一塊。氣憤憤的說道。你納須知道不是那兒的工夫好。止見咱們的工夫平常。咱們不如人。一世也羞見人面。你納別要拚人着有家私。冷語浸人六月寒。說罷。丟了鎗。回身便走。翠仙哈哈大笑道。果不亞於孫家小郎。湘雲道。這妹妹百事都好。止是有這好名脾氣。娘子不必掛懷。且與俺領袖叙談這個。瑤瑟道聲不敢。翠仙挽着瑤瑟。重回洗腦院來。到一間精潔房內。三人坐定。叫侍女擺着酒來。是時天色已晚。掌上電燈。二人披懷暢飲。席間瑤瑟謝罪道。適間誤有衝犯。死罪死罪。翠仙哈哈大笑道。不知不罪。彼此兩忘。娘子何必介懷。大丈夫臨陣為敵。退陣為友。何況。無心之咎乎。瑤瑟聽了。好生拜服。少間瑤瑟復問道。妾有疑問。願請教於首領之前。

日間首領乘着氣球。遨遊空中。妾夢昧不知。誤放一鎗。不知氣球。何以全無破損。翠仙笑道。若論此事。頗足解頤。今夜天潤月朗。願談此事。爲二位賢佐一笑。說罷舉杯。一飲共盡。放着杯。正色披襟。對二人說道。二位賢佐請聽。俺所造氣球。雖用輕氣瓦斯。但與庸衆大有逕庭。俺因空氣壓力浮力之理。造成一舵。能使氣球旋轉如意。縱橫自如。每當航天之時。球內備有二器。一曰折光表。一曰量氣表。那折光表內。有凸广士一個。所有光線。由凸广士通射入三稜鏡。由三稜鏡屈折面生像。反射入於望遠鏡。筒中光線交錯。皆成三角。周圍刻有精密度表。由三角可以測知物之遠近大小。彼時南風正競。游縱如意。將鏡一望。忽見一彈。向球飛來。俺彼時頗爲驚異。將球一斜。那彈着空。向天空爆裂。俺彼時將量氣表一觀。空氣震動。不下二千四百度。離球約有六英里。不由彼時大怒。料是政府聘來外國技師。翦滅翼羽。誰知到是賢佐。豈非一大奇遇。二人聽罷。齊起身致賀道。這是國家慶運。首領洪福。不曾驚犯玉體。翠仙笑道。這是二位賢佐。學術昌明。尤爲國家之幸。少閒湘雲道。俺等暢談甚歡。可惜瓊妹妹負氣。席中少了一副快嘴。翠仙道。瓊妹妹不肯服善。不是英雄氣概。豈不聞子路聞過。禹拜昌言。可着人去

請來。湘雲聞言。忙叫侍女去了。翠仙哈哈笑道。大凡聰明人一時負氣久後必悔這次氣平當必前來二人齊道。當如首領所言少時侍女回來說道。二領袖回家。閉門閤睡。不該侍女進餐。倒惹得一頓好氣兒發作。所以不敢前去驚擾。翠仙顧湘雲道。前次賢佐說了他兩句這次須煩賢佐親走一遭。只說俺在此等候多時、斷無不來之理。湘雲應允、即時叫副馬車去了。翠仙對瑤瑟說道。人有氣節大是好事但不肯虛心即是惡德這次想必前來瑤瑟連聲稱是。二人又飲數杯。移時湘雲回來。氣得滿面通紅。做聲不得、翠仙問其原由。湘雲氣道。誰知這頓怒氣。反移到俺來。翠仙哈哈大笑道。賢佐寬懷大度。須不與他同見。你且說他如何遷怒來。湘雲道。俺初到瓊妹妹居室。問知梅香。知道睡着未起。俺彼時即到瓊妹妹臥房前。門也閂了。窗也閉了。裏面隱隱似啜泣聲。俺彼時敲門。瓊妹妹問是甚麼人。俺彼時笑語道。好妹妹。姊妹戲耍。爲何認起眞來。豈不聞英雄豪傑。死且不怕。那有向隅的項羽。降膝的嚴顏、好妹妹。快快起來與我同去。首領等候多時了。彼時瓊妹妹。床也不起。門也不開。憤聲答道。嗳別假別假。做好做醜。都是你納。咱們生是草。死是木。乾是灰兒腐是螢。一世也羞瞧人面。你納別要東扯西

拉。咶得人家不耐煩。你納知道。咱們是個斷頭不屈的嚴將軍咱們也不怕你納是位三頭六辨的蘇季子你看這話。不是全怪着俺嗎。瑤瑟聽了這話。好生難過。起身對翠仙說道。妾看這話。七講八說。禍根全在於我。若要瓊娘子氣平。除非要妾負荊請罪。翠仙笑道。好說好說。豈有直謝曲客謝主之理。今日之事。總是瓊妹無禮。待俺前去。將大義曉諭一番。自然使他知過。說罷。三人起身同去洗腦院來。門前已有馬車伺候。三人上了馬車。望瓊仙住宅進發。少時到了。翠仙下車。二人隨後同進瓊仙住宅來。瑤瑟看那房子。全是西洋欵式。上下共是三層。側面樹木栽得齊整。室內亦擺設得精緻。二人隨着翠仙來到瓊仙寢室門首。翠仙喚道。妹妹開門。俺來也。瓊仙聽得翠仙聲音。從床上躍起。開了門。雙脚跪在翠仙面前。哭道。姐姐別掛心要還妹妹一個自由來。翠仙慌忙扶着道。賢妹妹。聽俺道來。方今國家。勢如累卵朝不保夕俺等姊妹正要顧全大義破除私見況且因人之善以爲善亦不失英雄美德妹妹何自苦如此。這非俺所屬望的。瓊仙聽說。越發悲道。姐姐說的話兒。妹妹難道不知道嗎。妹妹於今一不怨天二不尤人止怨妹妹自恃聰明天兒高地兒厚都不知道於今瞧破半文不値妹妹於今發

個願頭。自願求學世界遍訪名師學問不成不願再踏中國一塊土姐姐還要原諒些兒。說罷。伏地大哭。湘雲瑤瑟呆呆兒覷着。不能措一辭。翠仙嘆口氣道。賢妹求學。志則高矣。如此悲切。前途殊有虧損。起來且再商量。瓊仙那裡肯起。剛纔幾人扶得起來。又哭。向第二樓去了。翠仙見此沒法。止得囑咐湘雲。好好欵待瑤瑟。且回洗腦院安歇。看壁上掛鐘。已打十點。湘雲收拾一間精潔房子。請瑤瑟就寢。正是歡娛嫌夜短。寂寞苦更長。瑤瑟有事在心。一夜那曾合睫。挨到五更時候。忽聞外面報道。瓊仙夜半私出。不知何處去了。正是止因小辱成大忍。敢道巾幗不丈夫。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瓊仙確是聰明女子。確是少年負氣。寫得如生龍活虎。不可端倪。世尊云世界之中。惟我獨尊。吁。將軍豈有下馬受縛者哉。湘雲假欲壓服之。庸知劉季有下井之日。項羽無渡江之時。

翠仙又是一樣軒昂人物。非湘雲非瑤瑟。亦非秦夫人。吾無以擬之。擬之曰雲長變相。吁。此眞首領也。未開口。其神已見。未舉手。其情已出。一何光冕。一何堂皇。是二仙者。尤爲當世蘭桂。

此回言折光表。量氣表。又是確有實據。確有把握。不似以外小說家。徒大言驚人。至其言空氣舵因壓力浮力之理造出。亦是確有可造之。本然界能造出。則今日之輕氣球。又成小兒玩具矣。此書一出。有益於我國科學理想不小。

瓊仙要求學世界。我欲問其求學之宗旨。及求學之方法。果如今日之求學者與否。亦不知其欲速成否。或有官費而學永久否。心急口燥。耳熱眼花。急看下文。急看下文。

此回筆墨。純是平空蹴起波浪。一起一落。皺紋九展。如湘雲着人請瓊仙。而翠仙滿口斷定道。當必前來矣。忽又不來。止得要湘雲親去。想必前來矣。忽又不來。以至翠仙親去。又不但不提起來不來。反作此慷慨悲切之文。令人看煞。

第十三回　淡花郁大賣維新菜　演說壇禍及來賓身

話說瑤瑟聞聽瓊仙私出。不知去向。心中更加不快。冷浸浸從床上扒起來。止見滿院慌張。湘雲也面帶十分憂容。少時前去追趕的都已回來。共道沒見踪跡。滿院大小沒精打彩的。湘雲也嘆聲沒法。少時用了朝膳。瑤瑟告辭要行。湘雲也無心堅留。止得使

人前去知會社長。少時湯翠仙乘着馬車前來。下得車。執着瑤瑟的手說道。非是俺不堅意相留。原奈這時心亂如痲。賢佐義氣雲霄。凡事原諒。說罷。侍女用盤托出黃金百兩。寶劍一柄。翠仙指道。這物不足以待國女。聊表區區愛慕之心。瑤瑟辭道。荷蒙首領如此錯愛。妾已大過所望。所有重賜。不敢拜受。翠仙笑道。賢佐如此。便非英雄推誠相待。瑤瑟不得已止得收了。少時又牽進一匹馬來。翠仙道。俺欲將賢佐電馬屈留在此。暫行做造。特恐有妨賢佐國事奔走。今將俺自騎亞剌伯駿馬一匹。聊供賢佐騎坐。不知意下何如。瑤瑟笑道。既蒙首領見賞。區區微物。何足掛齒。得此乘坐。拜賜多矣。翠仙命設酒餞行。瑤瑟堅意不肯。取了鎗。三人互挽共出洗腦院來。珍重而別。話說瑤瑟上馬迤邐來到前程。少不得饑食渴飲。夜住晚行。是時正當初夏。天氣燥熱。出得一身臭汗。急欲趕進城市。將息再行。次日來到一個鬧處。名叫紫羅縣。城內居民不下四五千戶。光景卻也鬧熱。似個衝要商鎮。城內也有甚麼小學堂、師範傳習所、夜學館。瑤瑟看了一回。心內倒也歡喜。前面有個酒樓。名叫淡花邨。多少樓閣。十分精緻。瑤瑟下得馬。將馬吊在欄杆上。取下行李。行進酒樓來。即有知客前來招待。引至第二樓坐定。問道。

貴客還是單飲。還是待客。瑤瑟答道。過往旅人。止是單身。少時取出點心三四品。擺在席上。拿出一張菜單擺在瑤瑟面前。瑤瑟往上一看。上面寫着海城春月。下面排列數十菜品。有所謂東坡肉。阿哥菜。老佛瓜。相爺雜。各色名目。瑤瑟不覺奇異起來。喚酒保前來問道。這東坡肉到還喫過。至於阿哥菜、老佛瓜、相爺雜、又何所取義。酒保答道。客人不知。我這酒樓、雖不十分繁華。所往來的都是些維新志士。所以我家菜品。共分兩派。第一、是保皇派。第二、是革命派。客人看的便是保皇派了。瑤瑟聽了更加驚奇道。呵、原來菜品也有保皇也有革命。你且說那阿哥菜是怎的。酒保道。那阿哥菜。是我們大阿哥蒙塵西安。最賞識的黃芽菜。凡我臣子吃了這菜。便如親對主上。增長愛君之心。瑤瑟點頭道。且說那第二。酒保道。第二是老佛瓜。原來是老佛爺最賞識百金一個購買的。我國推翻新政。虐殺志士。全出於老佛爺一人之手。凡屬維新志士。無不痛恨。所以食了這瓜。便如親食其肉。增我等讐敵之心。瑤瑟點頭道。且說那第三。酒保道。第三是相爺雜。原是李相爺在美洲賞識的。李相爺於維新事業。始終旁觀。爲中立黨。食了這菜。生我等儆戒之心。瑤瑟不住的點道。好個名目。好個意義。你且說那革命派又是

怎的。酒保聽了叫聲呵呀。將瑤瑟相了一相。飛跑到內室去了。少時托出一盤紙烟一副金絲眼鏡一副麻雀牌來取出一張條紙一枝筆擺在瑤瑟面前道。請老爺叫局單局也好雙局更佳張狀元李探花十八羅漢四大金剛色色都全老爺好色藝呀。瑤瑟笑道。我不叫局。止是單飲酒。酒保又將瑤瑟相了一相說道。老爺莫非假充革命派麼。瑤瑟含笑答道。快拿菜單來。別要囉唣。酒保又將瑤瑟相了幾相。且行且語道。怪事怪事。少時取出菜單來。瑤瑟拿來一看。上面寫着四個大字道。料理世界。下面寫着料理之歷史料理之性質料理之理論料理之方針及其目的入後排列數十品。第一是學生火腿。瑤瑟想道。學生火腿想是學生吃的。這品必好。用鉛筆在單上打個圈。再看第二是文明味噌。瑤瑟想道。這品不知如何。但有文明二字。想必好的。用鉛筆也在上面打個圈。再看第三品是革命花羹。瑤瑟驚道。爲何革命花又有羹來。酒保笑道。我道老爺必是鄉裡革命派。難道革命花是羅蘭夫人用蘭花做的羹。也不知道嗎。瑤瑟擺頭道。這品不甚好。且罷。止做兩品來嘗。好時再添。酒保道。老爺喝酒。有頂上自由血。瑤瑟越發驚道。甚麼自由血。難道血也喝得的。酒保笑道。從不見這般外行革命派。老爺這

種國民話不懂得。必定要說葡萄酒。瑤瑟恍然大悟。含笑不止。少時辦出菜來。瑤瑟隨意用了些兒。忽聞樓外人語喧嘩。絡繹不絕。瑤瑟喚酒保來問道。外面爲何如此熱鬧。酒保道。那是講洋教的老爺是革命派。正聽得着。瑤瑟想道。甚麽洋教。敢莫是外國傳教師麽。又問道。教堂在何處。酒保道。在東邊鈎魚巷。這裡出去往左走。過條正街就是了。瑤瑟想道。離此不遠。何不前去聽會。估算在此盤桓數日。即將行李交與酒保道。我這行李。好好將去與主人收着。移時便來。一發謝你。酒保道。老爺止管去。我這裡沒個雜人。瑤瑟起身下樓。步至街前。止見紛紛衆人。牽老扶少。都說聽講洋教去的。瑤瑟夾在衆人叢裡。移時來到一個巷內大公館門前。壁上貼着五個大字道。國民演說會。瑤瑟看了大悟。心中笑道。甚麽洋教。原來是演說。可見我國人民智識一斑。衆人挨進會塲。塲內聽客已滿。瑤瑟不得已。擠到東階站着。移時裏面拍了幾聲掌。即見一人上臺。頭戴一頂草冠。眼夾一副金絲眼鏡。身穿高領窄袖長衫。足穿一雙皮靴。取了冠。與衆人微微點頭。開口說道。我看今日之問題。非西洋的而東洋的。非白種的而黃種的。非成立的而破壞的。故我等個人。不可不豫定其方針。振作其目的。養成國民一般之

程度對於政府之行爲不可不用積極的而對於個人之決心不可不用消極的言未已。滿堂大笑。都道不懂。那人又道。諸君。諸君。登此二十世紀活潑之舞臺見此優勝劣敗之結果欲解決此獨一無二之問題下一個圓滿無缺之定義曰軍國民教育個人教育而已夫外界之激急必根據的內容之腐敗而勢力之膨脹到底判定的各個之精神言至此。滿堂又大笑道。這人講天話。不懂不懂。那人又將開口。衆人齊掩耳道。不懂不懂。那人滿面發紅。抱慚而退。隨後又有一人走上臺來。頭上蓬蓬裡披些短髮。身着一件學生制服。稽首向衆人說道。諸君諸君。死在目前。君知之乎。自今我國大勢全歸各國掌握海口港峽。既爲各國所奪要塞國防。亦爲各國所撤鐵道延布於腹心軍艦直泊於內港北有俄南有法長江一帶已成寄腹之肉不到一年東三省便是全國模樣。諸君！革命！諸君！獨立。革命死不革命亦死與其遲死不如早死與其弱死不如硬死。言至此。瑤瑟拍掌喝彩。中有一人大聲呼道。胡說。明是煽造妖言。誘民惑衆。孔子忠孝二字。難道都不懂得。臺上那人說道。孔子之道天子以安天下定社稷爲孝臣子以盡瘁國家致君澤民爲忠并不聞忠於夷狄孝於外族。瑤瑟又拍手喝彩。那人

又奮叫道。你們不是排擊洋人。實是謀叛朝廷。臺上那人又道。朝廷便是洋人。洋人便是朝廷。你看我國行政用人。那件出於朝廷之手。洋人要如何便如何。洋人要殺便殺。洋人要撤參便撤參。洋人要土地便土地。洋人要銀錢便銀錢。不過把朝廷做個傀儡。鎮壓我們。使我們不敢反抗。諸君諸君。還要認賊爲父。視敵。說未了。塲內一聲鼎沸道。差來呀。止見幾個差役。手拿刑具。肩搭鎖拐。如虎如狼。走上演說臺。大聲叫道。革命黨休走。快快受死。將那般人一併捉下。忽有一人指點差役道。東堦上還站着一個。一不做二不休。一發斬草除根。噃瑟聞言大驚。從人鬧裏一溜。溜出塲外。飛足奔過正街。來到淡花邨。酒樓門首。止聽得後面足聲雜踏。追踪而至。噃瑟驚慌失措。不及取得行李。欄杆上解下馬。躍身而上。打上兩鞭。死命逃難。正是飢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也不辨東西南北。有路便行。行不到五六里。後面發聲喊。數人騎馬追來。驚得噃瑟魂不附體。嘆道。今番死也。儘力加鞭。潑風也似。來到一個所在。不好！不好！止見前面一條大河。進退無路。正是不是水窮山盡處。也是魂銷魄散時。欲知噃瑟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這回全是一篇嘻笑怒罵之文。一何爽快。一何淋漓。人謂其似傷忠道。愚則殊不謂然。自古以直言諫君。不如諧詠者。一語一笑。恍然大悟者之爲愈。史遷其知之也。語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愚則謂我輩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作者有功於我輩不小。近來文章。多用東文字眼。敷湊成文。一何令人取厭。學者學其精華可也。至於糟粕。何勞遠萬里而顰效之。況乎語言文字。各國不同。若果如此。則我國內地。宜用東語矣。作者病之。故爲痛下一針也。

湯翠仙全是一個君主。一舉一動。無非君主牌調。妙在夾以英雄氣魄。故異常可喜。是人也。吾思之。

世界大勢。由君主進於民主。復由民主進於君主。可知自有世界。即不能脫君主之範圍。且戰爭時代。尤非君主不利。如我國者。全非君主。止謂之夾雜國可也。苟有英明君主者起。其强也可立待。

第十四回　捉革命追趕女豪　屠男類截殺古渡

話說瑤瑟被衆差役所趕。來到一條大河。河水揚揚。一望無際。後面馬蹄撲撲。喊聲大

起道。革命黨快快下馬受縛。瑤瑟嘆道。前無進路。後有追兵。今番死也。正在沈吟之際。忽見夕陽斜岸。伊唔一聲。蘆葦之中。搖出一隻船來。船上一個婦人。赤着雙足。抹一臉白粉。身穿一件紅綢緊身衣。頭上亂揷野花。手中搖櫓。口裏唱着二郎歌來道。大郎不愛錢。一生窮困死。二郎不愛命。疆場革裏屍。咱老娘憎命又憎錢。生性正愛打不平。赤洗世界。賤男子。掃盡奴才根！根！獻忠爺爺報天恩。瑤瑟大聲叫道。那位娘子把船攏岸來。渡我過去。那婦人聞言。對着岸上把瑤瑟一相。微微笑道。你是逃難之人。咱老娘有好艙。有好舨。坐得人。渡得馬。要與咱老娘多少銀錢。瑤瑟叫道。好娘子。銀錢多少不論。快快渡我過去。那婦人微微點頭。瑤瑟牽着馬跳上船去。剛纔開得兩丈。一陣響聲。差役已到。一聲喝道。快快把船與老爺攏岸來。那婦人答道。快快把岸與咱老娘攏船來。瑤瑟戰戰兢兢哀求道。娘子可憐我是逃難之人。切莫攏岸。少時重重謝你。那婦人微微點頭。差役又喝道。兀的艄婆。敢莫載着革命黨。還不快攏岸來。那婦人微微笑道。革命膽。革命腸。咱老娘都載了。止是不攏岸。岸上差役大怒道。兀的瞎眼艄婆。老爺奉了縣大人的公幹。你不攏岸。老爺便要你死。老爺明日便封了你的鳥船。那婦人又微

微笑道。咱老娘生長蘆花邊閻羅的嬌媳上帝的愛女長子大彼得次子拿破侖霸王是我。我釜中肉黃巢是我刀下鬼。船便不攏岸看你咬了咱老娘幾根大莖毛忽又一個差役大聲叫道。呵呀。原來是搗命母夜叉三娘子三娘子。失敬失敬。你且攏岸。我們止拿革命黨得了賞金盡數與你三娘子。認得在下張虎麼。那婦又冷笑道。咱老娘一雙豬瞭子。難道是人是鬼都不認得。好孫子。莫妄想罷。閻王面前那有放回的鬼。這是咱老娘七祖八代想不到。撞不着的。說罷。儘力搖櫓那船彈也似流到河中來。瑤瑟驚定揮汗說道。難得這娘子救命之恩。差些兒便撞着。看那岸上差役。也有沿河找船的。也有立馬四望的。少時都不見了。止聽得那位婦人口裏又唱着歌道。擒賊須擒王殺人須殺男入刀須沒柄抽刀須見腸。瑤瑟想道。這娘子唱得這樣雄武歌。果然是位俠女不爭如此怎能救得我臨頭患難。我瑤瑟眞是天幸。設想未了。忽聽得那婦人又唱道。咱的兒。咱的孫。大鬼小鬼動鬼兵趕得野猪進圈來大鬼啾啾小鬼驚驚！咱老娘起了殺人心殺！殺！殺！瑤瑟聽了大驚。不知高低。叫聲不好。我瑤瑟方脫狠口。又落！止聽得那婦人將櫓一擲。走進艙來取出一把板刀。金光四射。叮噹一聲。攏在

瑤瑟面前道。好野猪。今夜也落在咱老娘手。還是要、科、甲。還是要、捐、班。嚇得瑤瑟魂不附體。說話不得。渾身發戰。冷汗淋漓。移時止得陪笑說道。娘子休見笑。甚麼捐班。甚麼科甲。那婦人平空一聲雷吼道。誰與你笑來。咱老。娘。是。個。無。情。狗。面。皮。有。名。搗。命。鬼。要捐班時。好好將金銀拿來。咱老娘潑風也似一板刀。與你送終。若要科甲時。咱老娘與你一品狀元。三鼎魁甲。砍你一十八片板刀。與你一個十八學士。瑤瑟止得伏在艙內哀哀乞命道。娘子。我與你往日無寃。近日無仇。姊妹同胞。兄弟同祖。可憐我逃難之人。饒恕則個。那婦人越發怒道。胡說。咱老娘半個都不饒。不說姊妹到還罷了。說起來咱老娘的姊妹。被你們壓了兩千餘年。拉着夫綱牌調。到還威風。咱老娘今夜。正要與姊妹報仇雪恨。瑤瑟又哀告道。娘子你錯看了。我外雖男裝。內實女身。可憐見姊妹分上。饒恕則個。那婦人怒憤憤走進前來。取着板刀在手喝道。你再辨來。咱老娘砍你做三百六十四根肉絲。有塊的也不算。瑤瑟沒法。仰天嘆息道。唉。我瑤瑟刺后不成。出京以來。東奔西走。不曾替國家做半點事業。今夜橫死在此。噯。秦夫人。止算是你無眼。我無命了。那婦人聞言。按着板刀細聲問道。你方纔說甚。你莫不是刺胡太后的瑤瑟麼。

瑤瑟道。要殺便殺。何必再問。刺胡太后的區區便是。那婦人慌忙丟了刀。跪在船上。拜了又拜道。咱的親媽。何不早說。險些做出不義的事情、瑤瑟見這情景。正如白骨逢甘露。枯魚遇江水。驚定轉喜。慌忙扶着道。娘子貴姓大名。爲何如此大禮。那婦人道。咱姓魏名水母、排行第三。渾號、搗命母夜叉、三娘子。大姊名山精。渾號、花面閻羅。二姊名社狐。渾號、死豬愁姑子。咱們三個姊妹立定主意。做些天理人情。專門搜殺野豬。不許世界有半個男子。所以三人分頭行事。大姊專在山野截殺路男。次姊專在城市盜殺居男。止有咱最不肖。止在古渡野泊誘殺舟男。今見娘子男衣男服。疑道是個野豬。所以做下這迷天大罪來。娘子今既到此。且到舍下一敘。咱還有義姊妹數人。也要見娘子一面。瑤瑟大喜。欣然應允。幸得是夜。月明如晝。照得滿江上下通白。水母女士緊揩衣袖。把那船一櫓一櫓搖進對岸。一個小汊。彎彎曲曲。來到一個所在。繫了船。二人牽着馬上得岸來。沿着小溪行去。月光下照得夾岸櫻桃萬本。菓實纍纍。大可如碗。移時到一洞口。渡石橋。止見裏面朱樓高聳。紅牆縈廻。二人將馬吊在楊柳枝上。循廊而進。遠遠地聞洋琴聲。風琴聲。意太利橫笛聲。忽聞一人拍手笑道。二姐歸矣。正是入洞未經

父老問。隔花先見女仙容。欲知這人是誰。且俟下回分解。

寫得水母女士如牛首馬面。令人生畏。噫。其事乃驚天動地之事也。其言乃驚天動地之言也。其人乃驚天動地之人也。其文乃驚天動地之文也。迄今讀之。猶不寒而慄。何況當日。何況身處。吾不知作者有幾副面孔。幾副心腸。幾副筆墨。若干感慨而得此文。而得此驚天動地攪山翻海之文。

水母女士欲赤洗世界男子。方得奴根盡除。亦不是錯。怪至以之爲天理人情。則不殺男子。即不得爲天理爲人情矣。此非項羽。非黃巢。非張獻忠。非李自成。是古今特出人材自成一家者。

差役又有差役之神情。差役之聲口。差役之舉動。正所謂大刺刺的是也。我國民間受禍不淺。惜水母女士不以一刀賞之。

水母女士以野猪比男子。正是奇特聲口。雖然女子謂男子爲野猪。則男子亦可謂女子爲野雉矣。今人有文曰王八官塲。野雉政府云云。愚似嫌其太繁。不如統稱之曰禽獸國之爲簡便。

水母女士所唱之歌。皆極一時之妙。如云大郎不愛錢。二郎不愛命。而皆不得其善。則愛錢愛命者更可知矣。故二者皆不在愛不愛之數。二者皆不在愛不愛之數。則餘者更無所用其愛。而後可以直行其志。困不悔。死亦不惜。驚天動地之事業。必要如此。方做得出。語云。凡人拚得命。皇帝爺爺打下馬。信然。

昔人做得一句好詩。便一世吃着他。穿着他。聲名得着他。到處歡迎着他。至召對時。君主必面詢道。某句詩是卿做的否。吾知而今而後能做一事業者。亦必有此榮幸。如瑤瑟刺后一事。尙未成就。而到處望風皆靡。一切患難由此解脫。甚矣。人之不可不做事也。

第十五回　綺琴抵掌論音樂　水母當筵動急淚

話說瑤瑟將那女子一看。止見風鬟翠鈿。長袖博領。腰繫一條赤襳。長可及地。宛如古代宮裝。斜倚門前。撚帶笑問道。姐姐何處帶來野猪。今夜頗不惡雄物否。水母女士道。本欲獵豕。誤中一鳳。將帶來與你們相見。瑤瑟慌忙與那女子爲禮。那女子把瑤瑟上下一相。好似驚奇。二人互相推讓。卻是水母女士上前引路。來到一座樓上。樓中先有

三位女子。正在奏樂。見客來了。棄了樂器。瑤瑟一一行禮。通問姓名。有位年長的。足有二十四五歲來。姓曾名綺琴。第二一位面如滿月。眉如遠翠。舉止沈重。神情溫文。姓梁名翠黛。第三一位便是前在門前的。姓洪名朝霞。第四一位年可十三四。梳一對鴛鴦髻。胸前佩個菊花球。眉清目秀。舉止玲瓏。姓楊名輕燕。展問已畢。雁行坐定。水母女士將相見原由訴說一番。衆姊妹無不大笑。座中綺琴方欲致問。水母女士道。且緩。酒飯且將些來。將電鈴一按。喚得侍女來吩咐道。燒牛肉十二斤。醮些蒜汁。饅頭菓三十斤。皮酒四十升。輕燕用手拍着水母女士笑道。不見姐姐如此粗莽。客來了也拚着野蠻脾調。朝霞也笑道。想是艄瘦餓得忒煞。要嫁艄公了。衆姊妹大笑不已。瑤瑟見樓中樂器縱橫。問道。衆位姐姐於音樂之道。想甚高明。不知肯賜教否。水母女士道。細細摩挲。誰耐煩聽。輕燕笑道。止有姐姐敲船板唱野歌。最是音樂妙手。衆姊妹又大笑不已。綺琴謂輕燕道。好妹妹有客前來請教。何不將歐洲獵曲彈來聽聽。輕燕道。姐姐何不將吉祥加冕曲彈來聽聽。止管作勞人。綺琴道。好妹妹莫辭勞。水母姐姐止道。我們的音樂不雄武。我與你合奏孤島虎嘯曲。與他聽聽何如。輕燕不得已。止得與綺琴同坐洋

琴前。將次就彈。水母女士聞道。雄武二字。滿心歡喜道。且緩。厨內有盞青油。將他擦上聲音嘹喨些個。慌忙起身去取。輕燕一把扯住笑道。別莽咯。幾見洋琴也擦油嗎。說罷衆姊妹又鬨堂大笑。少時二人一下一下合奏起來。瑤瑟靜心聽之。止覺得

秋風慴慴。怨氣沉沉。大珠小珠。恍如雨打空山。急絃緩絃。慢似姬泣帳下。忽聞一聲長嘯。無復叱吒英雄。便教萬斛熱血。頓成冷頑灰土。

瑤瑟聽罷拍手稱贊。止有水母女士嫌那聲音還不大。衆姊妹復雁行坐定。瑤瑟道。指法精練。格調沉雄的。是我國音樂大家。但不知此曲何人所作。何所本來。綺琴道。此曲乃妾感慨英雄末路。懸想拿破侖流竄孤島的光景作的。原來盖世英雄。最難收局。綜考東西人物。收局最佳者。無如楚項羽。次則戰國時魏公子信陵。醇酒婦人。亦不失英雄本色。最不幸的。莫如故國塗敗。孤島荒凉。一再幽囚。心灰氣死之拿破侖。妾憫其遇傷其事。作此一曲。聊當憑弔之意了。瑤瑟贊道。足見姐姐天才。水母女士道。便是輕燕妹妹。也做了甚麼癲婆歌。還唸得對勁。輕燕白着眼笑道。奈何歌都不知道。偏說甚麼癲婆歌。瑤瑟道。呵。輕燕小娘子也有大作。今夜還要領教。輕燕再三推辭不肯。綺琴道。

我知妹妹脾氣。要與人同唱。我叫朝霞妹妹與你打對兒何如。朝霞含笑。指着翠黛說道。現有寶玉哥在此。何必移禍於人。我去看晚膳安頓好也未。說罷。撤了衆姊妹。下樓去了。原來翠黛最沈重。多癡性。故衆姊妹皆呼以寶玉。綺琴笑向翠黛道。寶玉哥莫害羞。可與輕燕妹妹同唱來。翠黛再三不肯。水母女士怒道。你不唱。咱便放把火。大家散塲。衆姊妹又大笑道。好莽姐。値得甚事。便放起火了。翠黛吃吃道。我唱了。你們又笑話。水母女士道。咱們口裡含個蘋菓。死也不笑。衆姊妹又大笑道。好大口。翠黛不得已。止得允了。綺琴往壁上取下琵琶。調了絃。正了音。⿰口兵⿰口兵⿰口邦⿰口邦彈起來。止聽得二人唱道、

四百兆人民也算多。爲何引頸受干戈。胡兒强兮漢人弱。漢人弱兮白人强。旣舞且高歌。且高歌。白人肥。黃人削。白人富。黃人貧且薄。白人騎馬當街跑。前呵殿兮後絡繹。昨日洋官下一令。野蠻支那男和女。壯做工兮老塡河。男做奴兮女做公娼公妓公役作。吁。可有官家豎義旗。保我哀哀小公漊。可奈何。奈何！奈何！奈何奈何。奈何！奈何。可有官家豎義旗、保我哀哀小公漊。

二千餘年寸金寸鐵寸國土。是我祖國祖。東割西讓南北租。是我亡國史。昨夜洋官

繹絡來。說道你們快快報財籍。於今大英大俄大法來爲主。今朝語我兒。我兒泣且語。爹娘今老矣。兒今棲身往何處。可奈何。奈何！奈何！奈何奈何。兒今棲身往何處。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孔子語。爲何採生行妖俗。纏我足兮折我骨。折我骨一步一顛痛徹肺腑。娘持白布三丈餘。姐持金蓮三寸齊。說道我雖痛你沒奈何。必要如此方楚楚。可奈何！奈何！奈何！奈何！奈何。必要如此方楚楚。

誰奴誰主誰天下。同食漢毛踐漢土。於今大禍捷於眉。請後內嫌先外侮。我將此語告政府政府憤且怒。寧被亡於敵。毋被奪於奴。敵亡猶可。奴奪欺我。可奈何！奈何。！奈何。！奈何。奈何。奴奪欺我。

瑤瑟聽到這裡。不覺感慨叢生。掉下幾點淚來。翠黛輕燕二人暫時歇住。喝了幾口茶。綺琴道。若論這歌洋洋數千言。無非歷舉我國敝政。娘子既到這裡。少不得屈駕流連幾時。待明日再唱罷。瑤瑟道。實在難爲輕燕小娘子。有此大作。令我欽佩不已。語云。聲音之道。可以移人。今纔知其不謬。綺琴嘆道。一國的民氣。全從音樂發表出來。誰謂此

事關係甚小。妾頗關心此事。竊謂觀一國之强弱。萬不可不從音樂下手。譬如我國音樂興盛最早。樂器之多亦莫與京。但自漢唐樂府以降。漸次薄弱。其權亦漸歸優伶之手。以至愈趨愈降。文人學士中。全變爲有聲無樂之面目。所以我說我國近代文化。全自娼優開始。譬如我國近時衣冠文物。則不得不以娼妓爲重心。音樂歌舞則不得不以優伶爲主人。今溯最近優伶音樂流行之派別。最初盛行者爲崑曲。一字數轉。格調精警。猶不失古代遺風。其次盛行者爲二簧。幾於隨口成誦。無復樂府之遺。至最近盛行者爲班子。其音悽惻。其調淫蕩。全屬亡國之音。由此可見我國民氣昇降之一斑。至以地勢分論。譬如北省演戲。多主才子佳人風流故事。其音婉轉悠揚。其格頹弛。南省演戲。多主英雄戰爭。鬼狐靈異。其音剛鄙。其格緊練。故南省之人。多言思神輕生死。北省少年多尙風流。重邊幅。由此可見南北民氣之一斑。至微而言之。我國民間通行之音樂。莫如胡琴三絃之類。其音蕩而感。卑而鄙。而三吳一帶。婦孺所唱之歌。半爲兒女情事。此與民氣相關。豈惟淺鮮。不特我國爲然也。至就各國而論。譬如歐美音樂。德意志則近於警厚。美利堅法蘭西則趨於溫文。又如亞洲諸國。日本音樂。則雄緊尖逼。不

失、島國、好、武、之、面、目。朝鮮、音、樂、則、頹、弛、蕩、泛。毫無、結、構。由是、觀、之。可知、音、樂、爲、國、家、之。靈。魂。如花。之。有。精。人。之。有。神。誠。於。中。形。於。外。發。於。虛。中。於。實。斷斷。不。可。忽。略。[illegible]論。說得瑤瑟不住的點頭贊道。娘子精識確論。獨見其大。可見！說未了。[illegible]母女士轟雷也似大叫。原來是叫用膳。衆姊妹又大笑一番。三四人你推我就。來到一個食堂。席上擺着燒牛肉一盤。外有蠣汁。七面鳥。鮭魚。馬鈴薯。十餘品。水母女士也不理會客。大杯大盤吃起來。衆姊妹也自由他。陪着瑤瑟。凡食且談。惟有翠黛女士目睜睜地。望着衆人。瑤瑟叫道。噯。世界。擾擾。何日。太平。惟有。此處。尙是。桃源。綺琴也叫道。但願我國。千。秋。萬。歲。便是。你。我。幸。福。否則。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這處。豈能。長爲。你。我。所。有。哉。席中翠黛忽然失聲道。姐姐。爲甚麼好好地方。我們便不住了。惹得衆姊妹鬨堂大笑。朝霞道。寶玉哥又發獃氣了。輕燕笑道。大俄國。大法國。大英國。興兵來了。將我們的地方、奪了去。趕我們、到、海裏、去住。江裏、去住。正是、止要我國、一塊土。不要我國、半個人。翠黛沈吟一番。說道。海裏住。江裏住。不冷的麽。衆姊妹益發大笑道。獃氣作了。獃氣作了。輕燕笑道。前此、俄國、趕了、我國、數千人、到、黑龍江、去。也不、聞、叫、冷。姐姐若怕冷時。妹

妹給你送套綿襖去。翠黛又沈吟一番。面上一紅說道。我想英國俄國興兵來了。我們把天下給他。我們這塊兒地方。還是我們的。他若不肯。將國際公法給他看。他索一次不給他。索兩次也不給他。止說我們這塊兒地方。子子孫孫都不給人便了。說罷衆姊妹愈發笑得七顛八倒。朝霞笑道。他既要了你的天下。爲甚土地財產還是你的。綺琴笑道。想外國人止愛做記名皇帝。衆姊妹七嘴八舌。急得翠黛有上氣。沒上氣。說不出。講不得。瑤瑟止是含笑不聲。看衆人與他辨駁。正在鬧裏。忽然水母女士轟天一聲大哭。正是無情人忽動多情淚。無心話感動有心人。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囘分解。

是回專論音樂。亦是斷斷不可少處。綺琴之言。尤獨見其大。蓋我國文化最開之處。即優伶最盛之處。優伶最盛之處。即文敎覃敷之處也。故我國民氣之轉移。優伶實握其全權。此其故。由於人無不避苦而趨樂。而我國可爲公樂者。除戲園以外。亦無他物。勞力者、胥勞旰食之餘。聚於是。勞心者、神倦精疲之餘。聚於是。故是時感化之力。亦爲最甚。久之又久。遂成國魂矣。近來我國名優。頗有從事改良之責者。是不可謂非我國文學中之一大幸運耳。

綺琴論音樂皆名論。惜鄙人於音樂一道。毫無心得。至評日本音樂爲雌聲尖逼。則成鐵案矣。日本學校之音樂皆粗淺。使人易通其精深者。一爲妓女所唱。一爲[illegible]所唱。我國人初聽之。譏其爲犬吠聲。孰知其中殊有精緊處。日本近時之詩歌小說皆日趨于薄。不如古代之佳。然庸夫俗子間作一歌。置之我國漢唐詩歌中。幾不能辨者。此可見世界不愈進愈上。則愈趨愈下。盖自然之勢。非人力所能爲也。

翠黛的是寶玉現身。觀其言論。出於至情。發于眞理。視世界中。幾無難事。一何令人可愛。雖然吾又爲翠黛悲也。此等禽獸戰爭時代。有何情理之可言。勝則强可也。不勝則亡可也。世人動口必扯出公法二字。愚則謂世界學術之最無用者。莫如國際公法學。觀於日俄之戰可恍然矣。曾記前此有一日本人盛稱李合肥爲外交好手。愚頗非之。日本人曰。使李相國生於德國。則畢世麻克之功不難致也。余始恍然曰。李合肥外交之不善。以我國太弱故。

第十六回　發癡夢哀訴來明女　動笑聲靜中悟本元

話說衆姊妹正被翠黛一番癡氣。笑得抱腹絕倒。忽然轟天一聲。水母女士撤了碗箸。

捶胸大哭。嚇得衆姊妹面面相覷。不敢則聲。水母女士哭了幾聲。起身便走。衆姊妹扯住道。姐姐又往何處去。水母女士睜目說道。干鳥氣麼。十七八代亡國賊。兀的不是賤男子。還是咱們雌貨。咱老娘止是要殺野猪去。說罷氣憤憤絕裾而去。衆姊妹互爲之不樂。瑤瑟亦覺掃興。草草席散。綺琴朝霞輕燕三人。陪着瑤瑟談些學問。講些時事。止有翠黛一人。撤了客。歸到寢室。悶悶不樂。不免抱頭癡想一番道。爲何世界的人丟了。太平安樂不享。定要尋戰爭。爲何自己有了國。還要奪他人的國。爲何能殺人能奪國。便道是極文明。爲何你爭我奪。全沒一人判定曲直。將這四箇題目。翻思覆想。越想越愁。越愁越悶。說不盡一塲苦楚。表不出一副心腸。看看想到閃裏。燥出一身汗來。止見窗外一輪明月。斜射入房。照得滿室如畫。翠黛就月下起來。將壁上掛鐘一看。已是十二點。取了一身紗衣。全身換了。順手在書架上取了兩本書。步至露臺。取了一張安樂椅坐下。將書揭開一看。是本列女傳。翠黛嘆道。唉。這是用不着了。再看第二本時。是本法文約翰亞爾德傳。上面寫着救國女子四個法文。翠黛想道。難道這女子。凡是國家。他都能救麼。再看下文道。耶蘇降生某年某月某日。我法國救主約翰亞爾德誕生。翠

黛沉吟半晌道。這文、似、屬、不、妥。倘有、人、將、法、字、改、作、中、字。約翰、亞、爾、德、字、改、作、我、翠、黛。豈不、是、我、翠、黛、也、是、位、救、主。再看、下、文、此、女、幼、而、有、志、長、而、愛、國。有獨、立、自、尊、之、精、神。剛勇、不、拔、之、氣、概。所以、能、以、盈、盈、佳、人。起將、墜、之、日。纖纖、素、腕。挽既、倒、之、浪。翠黛驚道。據這樣說來。難道女子眞可救國嗎。這女敢莫是天生。再看下文。此女生於寒賤。長於牧家。翠黛吐舌道。難爲他，難爲他。我翠黛論年也與他差不多。父親也曾署過總督。入過內閣。兄弟也是江北候補道。一非寒賤。二非牧家。爲何我翠黛偏做不到呢。正是不想不嘔。越思越愁。丟了書。倚着椅兒長嘆幾聲。恨不得將這身子一刀一繩。出了這口癡氣。忽聞後面一人說道。娘子爲何長嘆。豈不聞英雄造時勢。時勢鑄英雄。翠黛回頭一看。原來是位面生女子。蓬頭撒髮。身著古裝。翠黛氣道。你教我將甚法兒造來。你教我將甚法兒造來。那婦人道。娘子。目今。陰。陽。代。謝。大運已。交。四十、八、位、女、豪、傑。七十、二、位、女、博、士。都在你們分內。娘子事前不做。後悔莫及。妾乃大明國女。止因。外。族。進。關。盜。竊。我。國。我。國。人。民。不。知。振。作。坐。受。殺。辱。同。歸。灰。燼。妾。生。前。被。姦。死。後。被。裂。奇。寃。異。辱。痛。心。徹。骨。娘。子。前。車。之。覆。後。車。之。鑒。無。心。則。死。有。志。竟。成。翠黛聞言。愈發急道。我取我的

心兒給你瞧罷。我取我的心兒給你瞧罷。順手在旁邊抽出一刀。向心窩一挖。一陣疼痛。大叫而寤。原來南柯一夢。透出一身冷汗來。覩房內電燈。猶自明亮。月移樹影。已上窗櫺。回想夢中情事。歷歷猶在目前。翠黛嘆道。方纔聽那婦人說道。四十八位女豪傑。七十二位女博士。都在我們分內。難道天公眞要我翠黛幹甚大事不成。唉。國家事情儘多。沒人幇忙。我翠黛一人。怎能幹得周到。便是幹得周到。又從何處幹起。想了一番。這天公眞是糊塗。不爭我翠黛移山塡海。天也翻了。地也覆了。大家散了塲。都不要這世界了。左思右想。實在沒法。好容易捱到天明。嘆了幾聲。扒起來。穿了衣。纏了帶。走出房來。侍女打來水洗了面。望欄外一看。咳。奇怪。天也比昨日不同。好似有些昏昏沈沈氣。衆姊妹來來往往。不知心內想幹些甚事情。又不知何故衆姊妹望着我一聲大笑。翠黛倚着欄杆。重復沈吟一番。氣道。拚着性兒。連這身子都不要。便爽快了。沒奈何。重至房內。合衣悶臥。起來。話說衆姊妹見翠黛隔了一夜。不知何故。精神恍恍惚惚。顏色也憔悴了幾分。大家共爲驚異。瑤瑟見這情景。恐衆姊妹昨夜有甚言語。傷感了他。心中好生不安。與衆姊妹同到翠黛房內。再三盤問。翠黛止是不聲。衆人沒法。捱到朝膳

時候。好容易三呼四喚。喚得他起來。剛纔坐着。拿着箸低着頭。又自沈吟。衆姊妹議道。先前雖有些癡性。從未見這般光景。敢眞思家麼。瑤瑟問道。他還有甚親屬沒有。綺琴笑道。他的父親楊自成。有名的頑固主政家。娘子還不知道嗎。瑤瑟恍然道。呵。原來是他的女孩兒。可謂犁牛騂子。但楊自成三年前已被刺死了。綺琴道。他還有個兄弟是江北候補道。聽得近來很紅。委辦督銷局差事。兼充江北大學堂總辦。瑤瑟道。呵。原來如此。定是思家無疑了。衆姊妹彼此談論一番。又研究些音樂。雖然座中少了一位女友。喜得輕燕朝霞。工謔善笑。尙不寂寞。晚間見水母女士。腰間佩兩個血淋淋的人頭回來。用了膳去了。衆姊妹習以爲常。也不爲怪。止是翠黛癡病愈作。終日沉臥。連用膳都喚他不起來了。衆姊妹沒法。止得由他自去。過了幾日。瑤瑟告辭要行。衆姊妹那裡肯放。瑤瑟不得已。再勾留數日。止是有事在心。按捺不住。因對衆姊妹說道。我非不欲久住。原奈國家大勢已急。我等趕緊一日。便多豫備一日。現今各國勢力雖在我國。已布得齊齊整整。但尙有權力不到之處。我等今日不乘舊政府未滅之時。趕緊自立。將來落於各國之手。那獨立一事。便是癡心妄想了。我看世界自後膛鎗發明以來。便

無既亡而能復立之國。想到此處。眞令人寒心喪膽。故我們今日正當一髮千里之時。尤不可不趕急下手爲是。綺琴嘆道。娘子講到這裡。我也不能復留。但不知娘子要往那兒去。瑤瑟道。鄙意欲往各處攷察各黨情形。一面聯絡。爲他日共和獨立之舉。綺琴點頭道。是。即時治酌。與瑤瑟餞行。席間少不得有番惜別話。衆姊妹各有餽遺。後槽內牽出馬來。衆姊妹送出洞外。大家依依難捨。揮淚而別。衆姊妹見瑤瑟去得遠。來相將回院。剛上得樓。聽得翠黛一聲大笑。正是道家靜悟佛家頓。盡從莞爾一笑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寫翠黛發癡。不肯費一濫筆。不肯潑一濫墨。有層有次。絲毫不亂。如初幷不知救國爲何事爲何物。既而知國之可救矣。又不知女子可以救國。既而知女子可以救國矣。又不知凡是女子皆可救國。既而知凡是女子皆可救國矣。又不知須從何處下手。方能救國。直至一笑而後七竅開。渾沌死。文心之耐。一至於此。

寫翠黛最是耐心文字。入得深。想得透。形得出。出得顯。此眞癡人。此眞癡文。

翠黛發出四個題目。不特翠黛不解。幷我亦不解。不獨我不解。幷合世界人亦不解。

不特合世界人不解。并自有地球以來。以至地球銷毀之日。亦不解。吁。世界以爲是。則是可耳。豈眞世界有所謂定理哉。雖然。此等題目。非癡心人不能想到。大愚者即。大智。大暴者。即大仁。大無理者。即大有理。信然。

水母女士的是妙人。的是快人。當座一哭。使我稱快者再。余生平最拜服金聖嘆十快之文。今一求之。尚無其例。今補之。名之曰留學界十快。

一日因未領得學費。苦貧甚。向友人借貸。共舉空囊以示。忽一友人向余曰。子苦貧。我尚有一金也。余喜曰。盍飲乎。友人笑曰。佳甚。相將共出。登一東洋酒樓。未入門。知客者大聲呼曰。老爺來矣。入門。主人拜。侍女拜。少時茶來拜。酒來拜。菜來亦拜。飲終而出。侍女拜謝於房。主人跪送於門。自顧一身。蓋不知爲何如人也。一快。

冬夜愁雲四合。深黑如漆。寒氣逼人。毛髮皆悚。獨坐一爐。火不揚。燈無色。愁苦景況。不可言喩。不得已。手取數學一本觀之。咳。奇怪。卻是前日一最大難題。未經算出者。伏案抱頭。思之再三。毫無頭緒。寖至神已疲。精已倦。腦筋益緊。重不可支。不得已。繞房匝行。至於數十。覗燈色作寒焰。綠纔如豆。忽聞外面撲撲刺刺。作響亮聲。下女入

房報曰。隔街火起矣。開門視之。火光。衝。天。全市。皆。紅。也。一快。

學生居東京苦●思火腿。忽一友人自故國帶得一火腿至。余囑之曰。他物皆可以貽友。惟此物必與余同享也。友人曰。唯唯。必不負約。余亦心安之焉。遲數日。忽得友人郵片曰。君所託火腿一事。弟初意欲保全。忽於昨日。突被友人强割去其半。少時又被一友人强割去其半之半。今又逢一惡友。强欲鯨吞。弟浼商再四。始允在弟處烹飪共食。君遲十分鐘不來。則無餘臠矣。余睹郵片。心急如火。急搭電車。恨不一步飛至友人處。無奈生憎電車。忽行。忽停。忽動。忽止。恍如少女忸怩出閨閣狀。余氣曰今回落空矣。少時下電。飛步至友人處。至則酒在。杯。肉在。盤。熱。氣。蒸蒸。尚。未。動。也。一快●

余初至東京。苦於不懂東語。又不解數學。止得在外從二日本先生學習。每日功課纔兩點鐘。一日語。一即算術也。上學之日。先生教曰。一加一便是二。二加二便是四。三加三便是六。六加六便是十二。余曰。唯唯。少時日語先生又教曰。喫飯是喫飯。喫茶是飲茶。喫酒是飲酒。余曰唯唯。課終。已正午矣。肚內饑不可耐。急健步歸至客棧

入門即大聲呼。曰飲。飯。飲。飯。合堂爲之大笑也。一快。

投票翦辮子一快。

會塲中罵人一快。

學生居東京。閒時愛相聚談國事。一友人曰。上太懦弱。中國要有轉機。非俟皇太后死不可。一友人曰。皇太后雖死。若皇后復出而掌權。又將若何。余奮臂大呼曰。似非俟皇后死。又是不可。滿座爲之解頤。一快。

試驗及第一快。

與日本學生相會時。開口必問君知英語否。若答曰不知。則必口操一二普通英語以難之。其所操者無非奪！齒！穀！之類。厭人聽聞。心竊鄙之也。（盖日本人讀字尾之T D爲奪S TS爲齒。G爲穀）一日會一日人。復以是問。余答曰。今尚學習。說得不好。日人料其可欺。口操英語曰。君不能說英語乎。余大怒。於是以其知者。不知者。解者。不解者。通者。不通者。奮三寸舌。滿口衣特衣斯洋洋數百言。日人唯唯曰。也斯。余復以其知者。不知者。解者。不解者。通者。不通者。洋洋數百言。日人復唯唯曰。

也斯。也斯。既間日人拜服曰。君眞英語好手也。一快。

夏期休假中。浴於海濱。觀學生海水中搶西瓜食。一快。

然此十快。尚未能如水母女士一哭之快之爲愈也。一哭而萬籟皆寂。一哭而天地皆震。一哭而是血。是淚。是有情。是無情。是有心。是無心。萬感皆集。不可端倪。吁。快至此。快止矣。

水滸傳開篇便列出一百零八個英雄好漢。是其筆勢之雄。局勢之緊處。女媧石中四十八位女豪傑。七十二位女博士。隱隱約約不便說出。直至第十六回方纔透出一句。而又不知四十八位女豪傑爲何人。七十二位女博士爲何人。是其文心之耐處。雄與緊不可及。耐亦不可及也。或問水滸傳作者耐菴之名。水滸傳未作之前便有此名乎。抑水滸傳既作之後。方以此自號乎。余曰。必在水滸傳既作之後。閱盡艱難。歷盡辛困。方有此名也。蓋才大者病於不能耐。不能耐則無情無景索然無味矣。以耐庵之雄才。宜其擧大遺小。視遠遺近。而能深入顯出。粗細無遺若此。則當時作者之苦惱若何。可想而知。甚矣。小說之不可不耐也。

光緒卅一年二月五日印刷
同　　　　　　七日發行

定價二角半



著者　海天獨嘯子

印刷所　友文堂

發行所　東亞編輯局

女媧石(乙卷)